

意因著

不斷革命論ABC

新旗叢書之四

春燕出版社印行

MG
D16P
5

革命，無論何時何處都未曾完全符合於，也不能完全符合於，參加革命的人底設想。然而參加者底思想的目的也是革命中很重要的因素。

托洛次基，『俄國革命史』，中譯本第三卷第三〇三頁



3 1797 6660 9

目次

導言	一
第一章 不斷革命論底發生	一八
第二章 不斷革命論底復活	一五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特性	一六
第二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一)	一八
第三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二)	二〇
第四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三)	二三
第五節 復活了的不斷革命論	二六
第三章 不斷革命論底證驗	三一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不斷革命論問題	三一
第二節 布爾雪維克黨底重新武裝	三四
第三節 工農民主專政會否實現?	三九
第四節 十月革命證明了不斷革命論底正確	四二
第四章 作為世界革命公式的不斷革命論	四五
第一節 新熱月及其理論	四五
第二節 論『萬視農民』和『跳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	五〇
第三節 從俄國至一般落後國家	五五

序

這本小書終於排成鉛字印出來了。讀者在『導言』中可以知道這本小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雙方勝負形勢尚未判明時寫的，即是在史大林格拉爭奪戰時候寫的，就年代說，那是一九四二年秋天，即距今將近五個年頭了。

一本論政治的或論革命的書，無論寫得如何抽象，如何帶一般性，如何僅是關於革命發展公式而避免涉及當前十分具體的鬥爭問題的，都不能離開寫作時的局勢而獨立，——這一點，是凡讀這一類書的人所應首先注意的。其實，無論讀任何種類的書，我們都應知道著者寫作時的大環境。

『導言』中首先說明當時客觀局勢，以及由此局勢引起來的若干重要問題，便是爲了這個原故。

現在，出版時候，世界和中國局勢，已經與五年前寫作時候不同了。如果是現在來寫的，那麼至少在表現的形式上總會寫得不同，姑不說著者在這五年間已有增加的材料，足以補充書中所說，或使若干論斷表現得更加直接而能說服些。

但是著者已經放棄了改寫的企圖，寧願照五年前原來的形式讓他出版。書中的論斷以及通俗化形式，自然等待讀者底批評，但批評者不應拿讀時的局勢或出版時的局勢做背景來讀這本小書，而應拿此書寫作時的局勢做背景來讀他。

現在比五年前，我們更接近於革命了，大家有更多的政治興趣，更注意於革命的問題。這本小書現在出版，將被事實證明爲比五年前出版更加有用些。這點，即使不作爲確信說出來，至少也當作爲希望說出來的罷？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著者

導言

親愛的讀者，在你面前放着的是一本論政治的，或寧可說論革命的小書。這本小書能排成鉛字印出來置於你的面前，將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的事；但無論你讀到這本小書時候中國和世界變成了甚麼局勢，你能知道一下著者寫時的局勢，對於你瞭解小書含有的內容及其表現的形式，總是有裨益的。

這本小書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的時代。世界帝國主義列強分成兩個互相敵對的營壘：領有殖民地較多的強國英美荷比等形成了所謂『民主陣營』，被剝奪了殖民地或領有殖民地較少更難適應於自國生產力發展的強國德意日等則形成了所謂『軸心陣營』。蘇聯，以其孤立的工人國家資格，起初則默助軸心國征服民主國在歐洲的據點，直至於完全打破法國底抵抗力；然後又與民主國聯盟，堅強抵抗軸心國底進攻。現在，這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所造成的工人國家正式參加戰爭已有一年零三個月了。這幾日最大的戰爭是在高加索，是史大林格拉（即察利津城）之爭奪戰。埃及以至整個近東正在醞釀一個大戰。全世界未曾直接參加戰爭的國家，較重要的祇有西班牙，土耳其和瑞典。軸心陣營底盟國日本和民主陣營底盟國蘇聯，尚在遠東方面相互維持着『中立』；即是說蘇聯不干涉太平洋的戰爭，日本也不干涉東歐的戰爭。

中國參加了這次大戰，而且在主力戰未曾爆發於歐洲之前就在遠東作戰了。

從中日戰爭算起，這次大戰已經過了五年，超過了第一次大戰的全時間，即使從德波戰爭算起，也已經過了三年了，超過了第一次大戰開始至俄國革命爆發之時間。但是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爆發革命。現在還望不見黎明。從各交戰國被檢查過的新聞之下，我們究竟也知道了印度廣大民眾反抗大英帝國統治的運動，愛爾蘭北部六郡的分離運動，以及歐洲戰敗國內反抗德國統治的種種民眾騷動。

除此以外我們祇看見戰爭，戰爭支配了一切，戰爭是一切。人們為戰爭忘記了一切。人們為戰爭忘記了革命。從現在追溯過去一百年，世界沒有一次大戰爭不誕生革命。第一次大戰誕生了以俄國為首的若干國家被壓迫和剝削階級底革命，革命碩果蘇維埃聯盟且為第二次大戰底主角之一。日俄戰爭誕生了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普法戰爭誕生了法國巴黎公盟。拿破侖戰爭催促了東歐諸落後國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拿中國來說，義和團戰爭之後

有辛亥革命，鴉片戰爭之後有太平天國革命。這百年來，你能够舉出一大大戰爭沒有革命爲後果麼？

那麼你應當認識得：此次大戰也要誕生革命的；我們將有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

但是此次大戰與革命之關係還不止上述那一點。此次大戰不僅要誕生革命，而且本身就是第一次革命浪潮趨於失敗之後果，——至少就此次大戰發生的形式說來是如此的。第一次大戰與此次大戰，其差異點之一，就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發生以前，歐洲諸大國久已沒有革命浪潮了，那時雖巴黎公盟將近半個世紀，歐洲諸國資本主義在此期間和平而堅定地發展，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黃金時代，不僅資產階級分子忘記了他們父祖時候的革命，連那些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人也以爲從今以後革命將不會發生哩。不錯，一九〇五年，即大戰前九年，俄國會起過一次革命未曾成功，這革命還影響於東方，波斯、土耳其、中國。但俄國是個『野蠻的』國家，東方諸國是些更『野蠻的』國家。在這類國家裏，——改良主義者推論說，——革命也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在文明的歐洲，則革命既無必要更不可能。總之，一九一四年以前，除了少數極左的社會主義者以外，歐洲人已經忘記革命了。此次大戰則不然。從上次大戰以後至此次大戰以前，世界是處於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之中。俄羅斯、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芬蘭、愛沙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中國、西班牙有一次，二次，三次的革命；英國、法國、美國有大罷工潮；愛爾蘭、埃及、摩洛哥、敘利亞、阿拉伯諸國、印度、伊朗有求獨立的運動。可是除了俄國，一切革命運動都失敗了；而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又陷於官僚主義的腐化。如此，第一次大戰時歷史提出來的任務，就全世界範圍來說，并未會解決了多少，然後新的大戰纔成爲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上次大戰純然是資本主義發展至帝國主義階段之不可避免的結果。此次大戰則是一九一七年開始的革命浪潮失敗之結果，并非純然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因爲假如這個革命浪潮能够在俄國以外若干大強國取得勝利，此次大戰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若能在發聲最烈的德國、中國和西班牙取得勝利，則新戰爭雖非不能完全避免，但可以延遲更久纔發生，而且表現與今不同的形式。

無論在此次戰爭起初幾年中全世界革命運動如何錯沉，如何被人認爲無望的或不可能，但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在這個時代戰爭決不能代替革命去解決歷史提出來的任務。戰爭并不能消滅革命，祇能壓抑革命至某些時候罷了，過了這個期限革命仍舊要爆發出來的，而且以更猛烈的姿態爆發出來。

此外，帝國主義大戰又有一點與歷史上他種戰爭不同。即是：帝國主義大戰以其規模之空前，武器破壞力之空

前，對社會各方面影響之空前，苟非受革命干涉或在革命威脅之下，是難於終止的；如果按着戰爭自身的邏輯發展下去，將會毀滅人類本身或至少使人類文明倒退到二三百年以前去。

爲了戰爭不能代替革命解決任務，又爲了戰爭自身亦須待革命去解決，所以我們在戰爭時候切勿因革命運動一時的銷沉而疏忽了革命問題；恰相反，我們更應當爲革命而準備一切，首先準備自己，庶免一旦革命爆發，自己落於浪潮之後。

革命有其客觀的法則。革命解決歷史提給牠的根本任務。每個階段歷史各有適合於本階段的任務提出來。世界國家既非處於同一歷史階段上，其待決的任務自然不會相同的；即使有幾個國家同處於一個歷史階段上，但因各自的過去歷程不是完全相同原故，其待決的任務也不會完全相同的。由此，在總的革命代數之下就產生出種種繁複的革命算術了。

我們從事或準備某一個國家底革命時，應當先明瞭這個國家處於人類歷史發展上何種階段，牠過去發展和現時狀況有什麼特點，牠與其他國家發生如何關係，然後能知道這個國家底革命究應解決些甚麼根本任務，以及如何去解決等等。

但是這本小書并不是按照上述種種項目去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中國歷史發展底特點，以及現在達到的階段，其詳細的研究，不屬於本書範圍。本書也不能詳細列舉歷史提到中國革命面前的那些任務以及解決方法。這種種問題的研究需要寫一大本書，或幾大本書。我們這本小書祇想儘可能詳細而通俗地解釋一種革命理論，即所謂『不斷革命論』，——這是我們研究上述種種問題時不能不首先瞭解的。

★ 不斷革命論在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上究竟佔據何等重要位置，——恐怕大家都沒有一個清楚的觀念。我們試來說一說。

馬克思主義未曾輸入中國以前，中國的革命者如何設想中國底革命，我們姑置勿論。我們如果把一個學者從日文或西文介紹馬克思主義來中國之時代除開不算；再進一層，我們如果把學者們應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思想之時代也除開不算；那麼馬克思主義之正式輸入於中國，即牠在中國成爲一派有力的思潮，是不能不從五四運動以後算起的。文化的討論，進而爲政治的討論，再進而爲社會主義的討論，接着發生了工會運動和罷工潮

流，因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於是馬克思主義便在中國生了根而發展起來了。當然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是應用於革命的學說，尤其是應用於無產階級支持的或參預的革命的學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及初成立時候，中國一般革命者如何設想中國底革命呢？那時關於革命底性質、任務、動力和前途等等，人們有甚麼確定的意見呢？可說是很模糊而又龐雜，但無論如何絕沒有成立那種非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走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致而堅定的意見。這個意見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纔成立起來的。這個一致而堅定的意見陪伴中國共產黨經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直至於一九二九年中國史大林派和中國托洛次基派開始分裂的時候；分裂以後又陪伴史大林派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到現在；以後多分還要陪伴這個黨去參預第三次革命，而有可能使這個黨或這次革命本身被他葬送去的。

中國革命黨和俄國革命黨，發展歷史上諸重要的不同點之一，就是黨內關於本國革命根本問題之爭論，在中國是組黨之後將近十年纔開始的，在俄國則此種爭論發生於組黨以前，爭論本身就是黨得以存在得以發展的諸原素之一。俄國『社會民主黨』，或其中的一派，如果沒有了關於俄國革命諸根本問題的爭論，則我們殊不能想像其行動及其藉以行動的政策了。兩國革命黨之間有此不同點應當怎樣解釋呢？這一部分地可拿本書要說到的『不平衡發展律』來解釋，即是：較落後的國家不能亦步亦趨地跟着較前進的國家走，較落後的國家有時必須跳過較前進的國家發展上某些階段。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之未曾依賴於黨內關於革命問題的爭論，正如中國工廠裏設備的最新機器不是本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發明和監造出來的一個樣。第三國際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供給中國黨以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現成答案，第三國際定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底戰略和策略。但是正如最新機器之輸入不能停止中國底科學工程研究一般，中國革命黨也是不能更久延緩關於革命諸根本問題之爭論的。中國革命黨如果要成爲真正的革命黨，從近十餘年經驗看來，仍舊是不能不以這種爭論爲自己存在和發展諸源泉之一的。

等

一九二九年是中國革命史上值得記憶之年，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意義深遠的爭論而開始分裂爲兩黨。

這個爭論正是沿着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等等問題向各方面展開去的。托洛次基派認爲中國革命非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完成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但既有無產階級專政，則革命自然要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圍而帶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史大林派則認爲中國革命非先完成（或者說：澈底完成）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便不能開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民主任務未曾完成以前，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祇能實行『工農民

「主專政」，在「工農民主專政」階段時中國行的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稱「國民革命」）。托洛茨基派以中國經濟上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和直接統治地位為理由來辯護他們的主張；史大林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和政治上都是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

由這個原則性質的爭論又引出了策略性質的爭論。托洛茨基派以為中國第二次革命已完結於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了，第三次革命不知何時到來，此時（一九二九年）我們是處在二個革命間的反動時代，資產階級統治已因革命失敗而穩定了，政治穩定乃是經濟復興之前驅，無產階級將因經濟復興而從打擊之下蘇醒起來，將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將在更高的歷史基礎上發動第三次革命，但在此以前我們的鼓動和行動口號不應是蘇維埃和武裝暴動，而應是國民會議和一般民主運動。史大林派則不承認第二次革命已經完結，他們以為此時（一九二九年）我們是處在一個革命底二個浪潮之間，第一個浪潮雖然退去，但第二個浪潮不久就會到來的，我們仍須繼續一九二七年末四五個月的政策，即武裝暴動和組織蘇維埃，不過從城市移到鄉村去罷了。日常的運動，連文化運動，文藝批評，學術研究等，也都滲透了這個大爭論。

起初爭論祇限於黨內，祕密的會議，祕密的通告和祕密的定期刊物。但隨後，爭論越出了黨底範圍，甚至越出了同情者羣底範圍，而成為普遍全中國的幾次大爭論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爭論成了著名雜誌底課題，成了著名學術團體底討論對象，甚至成了若干大中學校底必修功課或選修功課。可是爭論既然「公開」，當然要呈現為公開的形式，因而漸漸遞去與革命黨政策直接有關的部分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以及中國農村經濟性質論戰，其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爭論之「合法化的」反映是盡人皆知的。但關於上古史真偽的論戰，關於中古僭僻朝代的研究，關於一般考古智識的倡導，至少就其成為流行的風氣一點來說，歸根結蒂不是為了證明中國封建制度纔從秦始皇帝開始呢，或反之到秦始皇帝時代就終結了呢，——又為了什麼？學者們把中國封建時代移前或移後，無非為了證明當代中國究竟是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統治地位而已。中國的黨派從最右的以至最左的沒有不參加這個爭論的。

爭論底合法化，一方面證明他是全中國人注意底焦點，他方面也是牠底不幸。參加爭論的人，尤其是一般文化青年，忘記了或根本不知道：這爭論的，歸根結蒂是關於中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因之是關於中國革命黨底戰略和策略的。此外，中國革命之為資產階級性或無產階級性問題，并非純然依靠中國一國底發展階段如何來決定的。證明

了當代中國是封建關係佔優勢，或反之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這仍不能立即決定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何況所謂某種關係佔優勢的話是從甚麼視角去判斷的呢？革命家底視角，和社會學家或歷史家底視角，在判斷此問題上顯然不同。以上這些都是不斷革命論應該涉及的問題。

爭論愈擴大，愈合法化，我們托洛次基派底主張就愈受他人攻擊。我們是中國唯一的黨派，確認中國第三次革命具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前途。其他的黨派都一致否認有此前途。他們聯合起來反對我們。我們是孤立的。『你們的主張如果是正確的，爲甚麼得不到多數人贊成呢？爲甚麼其他的黨派都反對你們呢？』——有人如此非難我們。但這非難沒有多大價值。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爭論是發生於革命大失敗後羣衆情緒愈來愈加銷沉時候，此時真正的革命黨派對於革命諸根本問題的意見本難爲廣大羣衆所接受。革命者應當以真名稱呼實物，應當說出自己認爲正確的意見，不管此意見能得多數人贊同與否。革命者應有逆流前進之精神；應有獨自抵抗其他黨派聯合攻擊之決心。但是，除了這一般的原因以外，我們的意見之不能爲比較廣大的羣衆所接受，也許是出於另一種比較特殊的原因，即是：無論人們如何反對我們托洛次基派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但我們的意見所依據的不斷革命論究竟是甚麼，知道的人還是很少的。我們的那些批評家當中有一個確實懂得甚麼是不斷革命論麼？批評家如此，在退潮中的羣衆更可知了。無論贊成或反對，凡不懂得甚麼是不斷革命論的人也就不會懂得托洛次基派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之意見。但這個理論之少爲人知，不僅因爲他是相當艱深的，他又時常遭受他人附會和曲解，而且因爲至今還沒有適合於羣衆瞭解的書籍或期刊來解釋他。不斷革命論是托洛次基事業和著作底精英，要澈底而無錯誤地瞭解他，必須讀遍他的全部著作，還須拿他的事業來相印照。他曾於一九二八年以一本小書形式概括了這個理論底若干要點，即名此書爲『不斷革命論』。這給了我們不少的便利。但若以爲此書是不斷革命論之最爲系統的最通俗的最完備的說明，那就是錯誤的了。那是一本以論戰形式寫成的書，沒有關於革命理論和歷史的相當智識的人，是難於讀得懂的。至於從托洛次基諸有名著作之中去瞭解不斷革命論，那更非一般的人所能辦到了。

不斷革命論，在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上既然佔據上說的那樣重要的位置，則其通俗的說明自然是急不容緩的了。著者正是懷此目的來寫這本小書。書中除了這個理論底一般觀念及其史的發展之外，還特別注重如何應用此理論於中國革命問題。

在這篇專言裏還須聲明一點，即是著者將竭力注意，不把不斷革命論當作一種完整無缺的理論來寫。理論是行

爲底指導而不是教條。革命底理論尤其是如此。不斷革命論本身是從革命實踐之中產生出來的，牠在這個實踐之中生長起來，牠經過了發展以成現時的形態，牠還要發展下去，發展成一步比一步更完備些的形態。把某一理論看做完整無缺的，那就是把牠看做再無發展可能的，那也就是把牠看做死的而非活的理論。這樣的理論祇配做教條，而不配做行爲底指導。革命實踐更加不能容許這樣的理論。

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說：『我們絕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看做一種完全而不容絲毫推敲的東西。恰好相反，我們確信這個理論僅僅是那門科學底基石罷了，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於生活之後就必須向各方面推動這門科學前進。』不斷革命論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底發揮。我們如果不願落於生活之後就不可以瞭解和說明甚麼是不斷革命論爲滿足，就不可以達到通俗化目的爲滿足，而應當推動牠再向前進。

★

★

★

本書所採取的形式，應當在這裏解釋一下。我們不願採取『教科書』形式或幾何學形式來寫不斷革命論，即我們不願先從這個理論底最一般的最抽象的命題寫起，然後一步一步推演出那些愈來愈特殊愈具體的命題。思想底事實上發展，往往是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一般的。我們寧願按照這個理論發生和發展次第來寫牠。托洛次基自己就是主張用此形式寫他的不斷革命論，他替這個形式做辯護道：『科學中最抽象的算學，要去學牠，最好的方法也是拿算學發現史聯繫起來學的。學習更具體的受歷史條件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加應當使用這個方法了。』

不斷革命論創始於馬克思，第一次發揮在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通告之中。隨後被人忘記了。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托洛次基復興這個理論，爲牠鬥爭十餘年。一九一七年革命證明了這個理論底正確，結束了過去的爭論。一九二三年蘇聯開始思想上的反動，以『反托洛次基主義』之名掩飾着背棄十月革命思想之傾向，從此又復活了關於不斷革命論之爭論。一九二八年托洛次基寫成『不斷革命論』一書，并歸納了十四個要點，在此前後他寫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寫了有關於英美法德諸國前途的書，寫了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寫了『俄國革命史』，『被叛賣的革命』（即『蘇聯底現狀與前途』）等著作，應用不斷革命論於世界各國革命問題，以及蘇聯國家和社會動向問題。一九三八年第四國際成立，正式採取不斷革命論爲世界革命底根本理論。

以下我們將依照這個次第來敘述不斷革命論。我們將特別注意這個理論與中國革命問題之關係。我們最後又將指出這個理論底若干可能的發展方向。

第一章 不斷革命論底發生

提起不斷革命論時，一般人總要把這個理論同托洛次基名字聯繫起來，彷彿以為這是托洛次基獨創的理論。其實，倡始不斷革命論者，是馬克思而非托洛次基。

距今九十二年以前，即一八五〇年三月間，在倫敦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發了一篇長通告給各支部，歸納德國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兩年底革命教訓，并指示德國工人革命黨在今後德國革命之中應當採取的路線。通告末了，一句話說道：『他們（德國工人）的戰鬥口號必須是：不斷的革命。』這通告是出於馬克思底手筆，其中第一次發揮了不斷革命論*。

這個原始的、不斷革命論，可以拿通告之中一段話說明其要義：『正當民主派小資產階級於上述要求大部份解決之後要儘可能快地終止革命時候，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就是要使革命成爲不斷進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佔有財產之階級都被逐出政權了，一直到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一直到無產者組織（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佔支配地位的國家內）進步到了這個程度，使得這些國家無產階級已停止了競爭，至少有決定作用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了。』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德國革命（與過去先進的英法諸國革命不同）不應當停止在民主的階段上，達到民主階段之後還須繼續革命下去，直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了自己理想的革命爲止。

要明白馬克思何以有此主張，必須先知道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革命有甚麼特點與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和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不同的。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資產階級革命輪到德國時候纔第一次有近代意義的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

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時尙沒有近代工業，祇有工場手工業，因之尙沒有近代無產階級，祇有小資產階級性質的工匠和城市貧民——這些人并不是近代意義的無產階級，至多祇能說是無產階級的祖先。法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時，英國已有工業革命了，以蒸氣爲動力的機器亦會輸入於法國，法國亦會興辦近代工業，因之也有近代無產階級

* 這篇通告，以後附印於馬克思著的『關於左柯爾審判的共產主義同盟案件之卷一』書裏面，此書頗生疏，從未譯成中文出版，因此這篇有名的通告頗不易見。這裏我們不得不多多徵引牠。

存在了。但在手工業大海之中若于機器工業島嶼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的，近代工業工人并未能於小資產階級羣衆之中獨樹一幟，還是被小資產階級羣衆吞沒了去，小資產階級以其地位和理想并不能超出資產階級社會範圍，牠不能建立一個比資產階級社會更進步的社會，牠不能進行一個比資產階級革命更進步的革命。在此情形之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實現了其民主任務便不能再向前進了。即使一部份羣衆不滿意於資產階級革命，而圖謀推動革命向前跳躍一步，但結果革命還是要回到資產階級軌道來的。法國革命高潮中的瘋人派和以後的巴黎市派之無效果的努力，便是事實上的證明。

德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後法國五十年。這短短的半個世紀是西歐經濟生產煥然改觀的時代，不僅英國和法國食革命之利將社會基礎建立在近代機器工業上面了，連未革命的德國也發展了近代機器工業，尤其在沿萊茵河的大城市裏。德國已經存在了近代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很多，但就其在生產中的地位說來，已經成爲社會上一種重要的勢力了。

德國無產階級那時不僅是自在的階級而已，牠已經由自在的階級進而爲自爲的階級了。牠有自己的社會理想，牠能提出自己的要求，而科學的社會主義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之皆誕生於德國，也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牠的兄弟，法國無產階級，走得更遠，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高舉社會主義革命之旗幟了。

遲至此時（一八四八年）發生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當然要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或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相互關係問題。這個問題之解決是沒有先例可援的，因爲先進國行過的革命并未曾提出這個問題。

馬克思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試分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時期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的時期來考察。馬克思在革命前的意見可以拿『共產主義宣言』（一八四七年）爲代表，革命後的意見可以拿上面說的那篇通告（一八五〇年）爲代表。

『共產主義宣言』第四章內，馬克思說道：『共產主義者所以特別注意德國，因爲德國此時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而此革命發生時歐洲文明是比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時和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更進步的，德國無產階級也比上述兩國革命時無產階級更進步，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祇能是無產階級革命之直接的先驅。』這幾句話表明馬克思當時已經指出德國革命這個特點，即與過去諸國革命不同之點了；同時也表明他認爲：在此條件之下無產階級革命

將直接資產階級革命腳踵興起來。那麼在這種資產階級革命當中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呢？同一章內，馬克思說道：『在德國，祇要資產階級表現自己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就要同他攜手作戰，以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地主和小資產階級。但共產主義者絕不放棄一個機會去提醒工人認識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根本敵對，以便德國工人能夠利用資產階級上台後必然建立的種種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作為武器來反對資產階級，而且能夠於德國反動階級下台後立即開始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換一句話說，共產主義者應該贊助資產階級去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去代替封建階級執掌政權，然後開始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

馬克思——或寧可說整個共產主義同盟——對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作用的這個意見，恩格斯說得更加明白。恩格斯同一年寫的一篇文章『一八四七年革命運動』中，最後一段很動人地說道：『資本家老爺，你們儘管勇敢向前鬥爭去罷！我們現在需要你們；這裏和那裏，我們甚至需要你們做統治者。你們不能不肅清中古殘餘和君主專制，替我們鋪平道路；你們不能不消滅宗法制度；你們不能不集中行政；你們不能不迫使具有多少財產的階級變成真正的無產者以擴大我們的隊伍；你們不能不拿你們的工商業造成了物質的條件，便利無產階級達到解放。爲了酬勞，我們將允許你們統治一個時候。頒佈你們的法律罷，舒展你們的威風罷，在帝王宮殿鋪設你們的筵席罷，討那些美貌的公主做你們的老婆罷，——但不要忘记：劊子手們在門外等候你們！』

這種意見，在當時，革命尙未發生以前，本是很自然的。德國無產階級自然要參加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但牠與英法二國革命時牠的前輩不同，牠不能阻止於資產階級革命，牠要實行自己的革命，這二個革命之距離是不會長久的。可是如何贊助資產階級去革命呢？如何利用資產階級造成的種種條件去反對資產階級呢？如何開始無產階級革命呢？這些中間階級在兩種革命之間採取甚麼立場呢？這些都是尙沒有經驗可爲依據的。

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兩年的革命供給了經驗。德國資產階級勝利了，一八四八年三月運動之後牠就奪佔了國家權力。但是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并未會勝利。資產階級利用牠新得的權力，不是爲了肅清三月間失敗了的封建勢力，而是爲了打擊牠的戰友，打擊德國無產階級，使之回到舊時受壓迫地位去。『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不能不與三月間被推翻的封建勢力聯合起來，甚至不能不把統治權奉還於封建專制黨派，雖然如此，資產階級還是緊緊抓住那些條件的，爲了政府財政困難原故，這些條件最後仍將使得權力落於資產階級手中并保證牠的一切利益的——祇消革命運動現在就能退到所謂和平進化道路去。』可見無產階級力量強大并不能使德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道路上比

當初法國資產階級多走一步，反而少走得多了。現在，一八五〇年，革命失敗之後，「德國自由派資產階級一八四八年扮演的脚色，就要由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來扮演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現在同一八四八年以前自由派資產階級一樣處於反對派地位，牠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也要同自由派資產階級一樣背叛民衆的。對於工人來說，這個小資產階級比那個資產階級還更危險些。」小資產階級黨派現在自稱為「共和派」或「紅黨」，但「他們改變他們的名稱，却未曾改變他們對於工人的態度，不過表明，爲了與那聯合專制勢力的資產階級對抗原故，他們要靠無產階級贊助的。」（以上均見一八五〇年三月「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底通告」）

『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很有力的，牠不僅包含城市中大多數資產階級居民，小店主，小廠主，牠而且領導着農民和農業無產階級，——當後者尚未在城市中獨立的無產階級身上找到靠點時候。革命的工人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應有如下態度：黨與民主派共同前進去反對黨所要推翻的那個黨派，但是當民主派要爲自己穩固立足地時候，其一切的舉動，黨都要反對的。』（同上通告）最後幾句話拿來同「共產主義宣言」關於自由派資產階級說的話相比較，就可顯出馬克思在革命前後意見之差異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馬克思雖然明白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根本敵對，雖然也知道資產階級勝利之後要利用新得權力以反對無產階級；但他總認爲資產階級至少要爲自己利益去肅清封建制度，造成資本主義發展條件，即至少要解決資產階級革命底任務。資產階級奪得政權應當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然而兩年革命底教訓使他明白了，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不一定會去肅清封建制度，造成資本主義發展條件的，不一定會建立這種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讓工人拿去做武器來反對牠的。資產階級奪得政權和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不是一回事，是兩回事，有時甚至是互相反對的兩回事。我們應當將此二者分別開來。工人固然要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但是工人反對資產階級做統治者，工人不能允許資產階級統治一個時候。工人一開始就要反對資產階級新得的政權，不使之穩定，給他許許多多困難，一有可能就推翻牠。對於資產階級政權如此，對於小資產階級政權亦然。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去推翻資產階級，但是當小資產階級「要爲自己穩固立足地時候，其一切的舉動，黨都要反對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底教訓使馬克思明白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間的關係，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有可能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先驅，其關鍵乃是政權底推移問題。資產階級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就應當努力使政權儘速脫出封建專制黨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穩定於資產階級自由派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手中，以及一切多少有財產

的階級手中，而應當使之趕快落到無產階級手裏來，然後能保證社會改造成功。

這就是不斷革命論。

在遲起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就其要點上說，革命成爲不斷進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佔有財產之階級都被逐出政權了，一直到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

但是怎樣纔能使革命成爲不斷的呢？——即怎樣纔能使政權不穩定於那些多少有財產的階級手中呢？在同一通告中，馬克思說道：『要公開表示不信任新的政府。工人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的工人政府，與新的正式政府同時並存；這工人政府或者採取市政委員會形式，或者採取市政董事會形式，或者採取工人俱樂部形式，或者採取工人委員會形式，總之務使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不儘立即失去工人底支持，而且一開始就覺得受了其他權力所監督和脅迫，這其他權力是有全體工人羣衆爲後盾的。一句話：從勝利底第一頃刻起，我們的不信任心就不是對着那失敗的反動派了，而必須對着我們以前的盟友，對着那個黨派，牠要利用共同的勝利爲了牠自己的目的。』（同上通告）

我們現在知道這原始的，即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第一次提出的，不斷革命論究竟是什麼了。

我們試以整個的德國革命以及後來其他國家遲起的資產階級革命爲根據來分析這個不斷革命論。

人們首先會指出：馬克思是錯的，因爲歷史上所見的德國革命并未曾依照馬克思這篇通告所說的『不斷革命』進行下去。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預告的『即將到來的』革命，在此革命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將推翻資產階級自由派而取得政權，——這個革命并未會發生。不錯，不僅德國，連英法意諸國，革命運動也從一八四九年以後漸趨低落以至於平息了。資本主義在全歐洲範圍內大踏步向前發展，已經成功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如英法，資產階級政權固然發展資本主義；即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國家，如德國，反革命的貴族地主政權爲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追隨先進國之後發展資本主義的。但那是怎樣一種發展方法！代表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處於反對派地位，而障礙資本主義的貴族地主則操持政權，資本主義之發展以雙方妥協行之，以至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如掃除農業上封建關係，統一民族國家，建立民主共和國等等，在法國是幾年之間以快刀斬亂麻手段完成者，在德國則經過緩慢而痛苦的過程至幾十年長久，還不得完全完成。

不過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并未曾不斷發展下去，從資產階級政權階段到小資產階級政權階段，再到無產階級政權階段，——則是歷史的事實。德國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革命到德國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了一個德國資

本主義大規模發展階段，這也是歷史的事實。造成這個歷史事實的，除了因無產階級干涉革命原故資產階級寧願服於地主貴族以外，全歐洲資本主義之尙有大發展餘地也是主要原因的。這一點馬克思以後就明白了。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還是一致認為歐洲即將有革命爆發的，但以後不久，關於這個問題同盟之中發生了爭論，馬克思一派明白革命已成過去了，必須等待下次危機到來纔有革命可言，其他一派則以為革命局勢還在繼續着；爭論結果至於分裂。恩格斯後來會承認他們當初對於資本主義前途之估計是錯誤的。但這是事實估計錯誤，而非方法錯誤。落後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至有個自覺的無產階級了，但尙未行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要澈底解決其民主任務，革命就必須不斷發展以至於政權一一脫離有財產階級之手而落入於無產階級之手。馬克思這個不斷革命論公式可以用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可以用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也可以用於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以及今後一切合於上述條件的落後國家。

這是原始的不斷革命論公式，不是後來發展了的公式；這原始公式和那後來公式之比較，恰如初發的樹苗和長成的樹木之比較：雖然一個簡單一個繁複，但繁複的能在簡單之中找到萌芽。

發展了的不斷革命論，即與托洛次基名字不能分離的不斷革命論，是以後幾章底主題。我們以後將可看見托洛次基底理論，其若干重要之點如何早以萌芽形式包含於馬克思底理論之中的。但這裏我們要說一說兩個理論，或一個理論之兩個不同的階段，對於農民在革命中作用是怎樣估量的。

托洛次基認為俄國農民雖然能够贊助無產階級去推展革命，而且必須贊助無產階級能够使得革命勝利，但在革命中農民沒有獨立的作用。馬克思底通告則還以為德國農民是贊助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惟有農業無產階級能與工人聯盟。『正如民主派與農民聯合一樣，工人也必須與農業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馬克思也是因為把農民看作小資產階級的天然盟友，所以一八五〇年時還在期待小資產階級即將發動一個革命，奪取政權并施行自己綱領的。但這一點馬克思確實是錯了。德國小資產階級畢竟沒有發動一個自己的革命，沒有獲得政權，而且是不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走上革命舞台以後，不僅資產階級自由派不敢推展革命，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不能獨立進行其自己的革命了。法國大革命中小資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階段是不能復現於德國革命了。這一點，馬克思後來也明白了的。正如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之背叛革命使他推演出不斷革命論公式一樣，一八五〇年後小資產階級之無力革命又使他發生農民贊助工人革命之思想。一八五六年，即那篇通告寫成之後六年，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德國底一切事情，全靠有

個農民戰爭底再版能够贊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時事情就是非常之好的。』如此，農民不是贊助小資產階級了，而是贊助無產階級；工農聯合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是必要的，但既然贊助無產階級革命，可見農民在革命中並沒有領導的或獨立的作用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潮流失敗，反動勢力鞏固下來，馬克思因不斷革命論公式未曾實現。從那時起，直至一九〇五年，除了巴黎公盟曇花一現之外，世界沒有革命，尤其沒有落後國的革命。革命被人忘記了，不斷革命論更加被人忘記了，但『馬克斯主義』流行起來，其他的社會主義學說都退避三舍了。那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形成了一種理論，認為資產階級社會或遲或早要施行民主制度的，無產階級將在民主制度之下一步進一步組織起來走上社會主義去。不錯，關於從民主制度到社會主義之過渡，有二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過渡時候民主制度本身將漸漸充實了社會主義內容，無需乎暴力革命，另一種則以為過渡時候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二者都認為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的二個完全隔離的階段，其間距離且是很久的。二者都與不斷革命論站在相反的立場。

不斷革命論完全被人忘記了，牠好像是死了的，但過了半個世紀之後牠又復活起來了，那時是繼德國之後另一個重要的落後國走到了資產階級革命。

第二章 不斷革命論底復活

不斷革命論底發生是與一個落後國*——德國——之開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有不可分離關係的；同樣，不斷革命論底復活又是與另一個落後國——俄國——之開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有不可分離關係的。

德國革命，後法國革命半個世紀；俄國革命，又後德國革命半個世紀。但這半個世紀（事實上超過五十年）和那半個世紀（事實上不到五十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法國革命至德國革命的半個世紀間，其實是整個西歐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着，中間平靜的時期並沒有幾年，各國資產階級利用那些短短幾年的平靜時期發展牠們的生產力，彌補革命和戰爭中的損耗，鞏固牠們的階級統治，其成效已經很可驚人的了。從德國革命至俄國革命的半個世紀間則是西歐資產階級已經鞏固了牠們的階級統治（或至少鞏固了牠們將藉以統治的那些條件），而放手出全力去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資本主義從工業的發展為財政的，立下了帝國主義底根基。「歐洲文明」在這半個世紀中發展之速不僅超過前半個世紀，而且是空前的。俄國，一八四八年時尚被屏於歐洲文明之外，而今不僅僭於歐洲文明之林，而且有幾方面簡直比歐洲最進步的國家還要進步些。「英國完成牠的清教徒革命時，牠的全人口還不會超過五百五十萬，其中五十萬人在倫敦。法國當牠自己的革命時代，巴黎也祇有五十萬人，而全國則為二千五百萬人。俄國在二十世紀初約計人口為一萬五千萬人，其中三百萬以上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這些比較的數字後面隱藏着好些巨大的差異。不但十七世紀的英國，就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都還不會知道現在的無產階級；可是在俄國，城市和鄉村底一切勞動部門中，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就不下於一千萬了，如果連牠們的家屬在內，那麼有二千五百萬以上，即是說比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全人口還要多。」（見托洛茨基著的『俄國革命史』）托洛茨基這裏拿二十世紀初葉的俄國去比較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和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都是在開始革命的時代），卻未曾拿來比較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我們手頭沒有材料足供查考一八四八年時德國全國人口總數以及住在柏林和

*這裏用的，以及本書中一般用的『落後國』這個術語，與普通人用的意義不盡相同。這裏所謂『落後國』，并非泛指這一個國家在社會發展上或經濟關係上落於某某數國之後之意，這是指那樣一個國家，牠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而且發展至於產生一個有自覺的無產階級了，但牠的資產階級為了某種原故，尚未曾實行或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維也納的人數，我們也未查出當時德國工人階級底總數，但是如果我們對於這時期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有個正確的概念的話，則不難明白一九〇五年時俄國資本主義是大大超過一八四八年時德國資本主義的，這時俄國工人階級總數也大大超過於那時德國工人階級總數的。

這第二個落後大國——俄羅斯——便是在此條件之下走到了牠的資產階級革命前夜。

德國革命當初既然提出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或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相互關係的問題，此時俄國革命自然以加倍力量提出這個問題了。爲了解答這個問題，當時既然發生了不斷革命論，此時自然要復活了不斷革命論的。

此時不斷革命論不僅復活而已，而且適應着俄國革命特殊條件而有新的發展。要知道這發展了的的不斷革命論是甚麼，我們應當先談談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底特殊性以及俄國革命者關於此革命的爭論。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特性

依照上面所說，可見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乃是一種落後國資產階級革命或歷史上過遲的資產階級革命。

但若有人以爲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也是這樣一個革命，因而推論說：此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革命，祇有量的不同，沒有質的差異，——那就是大錯特錯了。『落後的』或『歷史上過遲的』總概念之下隱藏着何等差異的甚至相反的個別性！首先爲革命背景的世界歷史時代就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一個（一八四八年）是資本主義盛期，別一個（一九〇五年）則已臨資本主義晚期了。其次俄國過去去歷史發展也與德國大不相同。俄國之所以『落後』，革命之所以『遲起』，亦正是俄國特殊的歷史發展之表現。

俄國不僅地理上橫跨歐亞兩大洲，界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牠的社會發展方式也是界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中古四分五裂的歐洲，在封建農奴制下產生了工商業城市，工商業脫離農業而獨立，而且一步進一步養成了支配農業的力量。城市商人和手工業師傅形成了一個階級，爲近代資產階級之先驅者，在社會上的比重日益重要，以至政治鬥爭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個階級起初爲絕對王權之支柱，贊助專制君主去削弱農村貴族底勢力，到了羽毛豐滿之後就起來推翻絕對王權，改變封建制度而代之以自己的社會了。中世紀城市及其市民階級之形成和發展在歐洲近代史上是個極重要的因素，當代機器工業是由中古城市手工業，經過工場手工業，發展而成的，當代統治國政的資

產階級也是由中古城市商人和手工業師傅發展而成的。亞洲在東方專制之下，沒有歐洲中古時那種城市，或雖有之，但那種城市在亞洲經濟發展和政治鬥爭上並沒有在歐洲的那種作用。這便是東西兩歷史發展主要不同之一點。俄國底發展界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有時接近東方，有時接近西方。彼得大帝變法之後俄國確定地走上西方道路了，但其以前發展中含有的東方因素仍時時影響於以後的發展，甚至革命後的發展。

俄國發展與西方不同之點也表現在俄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身上，這二個階級主要地都是西方資本主義輸入俄國後之產物，并非本國市民階級和手工業工人經過若干中間形式漸漸發展而成的。俄國幾乎沒有經過工場手工業階段，從家庭手工業一躍而至近代機器工業。俄國資產階級未曾在贊助絕對王權之下與封建貴族做過大門爭（俄國帝制是東方式的專制，其產生和鞏固并非依靠本國資產階級支持，這是與西歐諸專制王朝不同的），也未會行過牠的宗教改革，這也是牠的無力底一個原因；但俄國無產階級反能因自己歷史底短促，發展底急速，而不受過去積習和成見所拖累，容易接受先進國無產階級鬥爭底理論和方法。

俄國底特殊發展，僅僅從影響於這方面的來看，已足够說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何以如此『善後』了，——即何以到了世界已入帝國主義時代，本國資本主義也已產生一個人數衆多覺悟深刻的無產階級之後，纔來開始資產階級革命的。

由此可見俄國底落後，與當初德國底落後，不懂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不明瞭俄國這個特殊的落後性，便不能明瞭一九〇五年革命，因之也不能判斷各黨派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了。

未曾說到各黨派底爭論之前，我們要先說說幾個比較抽象的問題。

在爭論中，有人根據俄國發展底特殊性為理由，認為俄國革命將走着與西方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俄國可以無須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又有人根據俄國為資本主義世界之一環為理由，認為俄國革命將走着與西方革命完全相同的道路，因之必須經過一個獨立的民主時期然後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都是誤解了特殊和一般之間的關係。即以資本主義世界底一般性和某個民族底特殊性而論，我們不能將世界看做若干同一模型鑄成的民族之總和，也不能將某一民族視為一個具體而微的世界。資本主義世界是建立在國際分工上面的，其中每個民族都因自己歷史和地理關係發展了一種或多種特殊的條件。特殊條件之總和就構成了這個民族底特殊性。這個民族正是以其特殊性加入資本主義世界之中為其有機的一環，但這個民族

無論如何特殊，總是世界之一環，而且所謂特殊條件不是別的正是世界發展過程那些根本形態之特殊的配合而已。我們可以根據若干先進國歷史發展做材料求出世界歷史過程底若干總法則，馬克思便是以此方法寫他的『資本論』。但是在實際發展中并非每個民族都嚴格遵守這些歷史法則的。換一句話說：各民族底歷史發展并非平衡的。生產力有發展得快的，有發展得慢的；各種經濟部門有發展得多的，有發展得少的，或甚至全無發展的；其他如制度、文化、階級等發展也有此不平衡性；此外各個歷史時代之距離也有長，有短，有短至兩時代適合爲一，甚至有跳過一個時代或幾個時代的。這就是所謂『不平衡發展律』。

沒有一般的歷史法則，我們不能明白人類歷史底發展。但若沒有不平衡發展律，我們也不能明白某一民族具體的發展了。一個民族底『特殊性』，歸根結蒂正是這個民族在不平衡發展律之下發展而成的。

不平衡發展律在發展較遲的民族命運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和複雜。這種民族因爲發展較遲之故不能不追趕先進的民族，因之在發展中不能不縮短歷史階段間之距離，使之相接近，使之混合在一起，甚至種種階段混合在一起，從最古老的以至最現代的。這是凡落後的即發展較遲的民族都有此情形可見的。這種發展情形，我們可以稱之爲『配合發展律』。

這兩條規律，『不平衡發展律』和『配合發展律』，對於研究俄國革命底特殊性上以及關於此革命之爭論上，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第二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一)

我們從人民派(或譯民粹派)和馬克思派之爭論說起。

人民派思想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當時俄國離開始發展近代機器工業還不久，農奴制度尙未廢除，農村內古代公社遺制還有許多保存着，但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大發展了，資本主義底負的方面已經完全顯露了，進步的思想也已跨出空想『未來社會』的階段而走上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了。此時在俄國發生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便希望着俄國能經過資本主義發展而直接走到社會主義。這個思想并非完全出於幻想，而是立足在俄國底特殊性上面：即古代全體人類共有的一種農村公社制度，在俄國還保存着。

當人民派運動全盛時期，這個思想是支配一切的。人民派幾個大師都存着這樣的見解。但到七十年代，馬克思

『資本論』已經出版，而且已經譯成俄文出版之後，俄國就發生了這個爭論。人民派之中一些接受馬克思理論的人對於上述那種見解發生了疑問。俄國也許必須破壞農村公社制度，經過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然後能走到社會主義的罷？這個疑問愈來愈加有力了。變方的爭論也愈來愈激烈了。爲了這爭論是從『資本論』引起來的原故，人們便時常提到馬克思，而且牽涉到『資本論』中列舉的西歐諸資本主義發展法則是否爲任何國家所必須遵行的這個問題。人們而且以此爭論的問題就發於馬克思；更有趣味的，即馬克思以及後來恩格斯也參加了這個爭論。

一八七七年馬克思寫信給俄國某雜誌表示他的意見，他說『資本論』中關於原始積累那一段乃是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的史實，而非通用於一切國家的甚麼歷史哲學公式。要解答俄國是否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問題，就應當研究俄國特殊的條件，而不可僅僅根據他寫的西歐資本主義發生法則。他，馬克思自己，爲了要解答這個問題，曾學會了俄文，而且好幾年長久研究了與此問題有關的種種公私出版物。他達到的結論乃是：『俄國如果繼續沿着一八六一年以來的道路走去，那牠就要喪失了歷史賦予牠的千載難逢的機會，而去普遍資本主義制度種種滋味的。』

一八八二年，『共產主義宣言』第二次譯成俄文出版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寫了一篇長序。其中也說到這個問題：『在俄國，與資本主義制度（牠正在熱狂一般迅速發展着）以及資產階級土地領有制（牠正在其發展底初期）同時，還有一半以上土地是農民所公有的。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乃是：俄國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底一種原始形式，已經在衰落之中的）究竟將直接轉變爲土地公有制之更高形式呢，還是必須經過我們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上所看見的那種毀滅過程？這個問題底可能的答案祇有一個，即是：如果俄國革命給西方工人革命發出了信號，這兩種革命又互相補充，那麼俄國現有的那種土地公有制就可以作爲共產主義發展過程之出發點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這二個創立人，對於俄國應否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問題雖然都作有條件的回答（『如果繼續沿着一八六一年以來的道路走去……』）『如果俄國革命給西方工人革命發出了信號……』，但其含有的肯定意思是很明顯的。可是要完全推翻人民派底思想而指出俄國真實發展道路及其不可避免之資本主義階段，則全靠後來俄國青年馬克思派底努力。蒲列哈諾夫底早期活動便是以此努力爲中心的。列寧亦然。列寧底『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出版就將這個問題確定地解答了。這本極重要的著作，出版於一八九九年，其中根據實地的材料和許多的統計數字，證明俄國農村已經陷入於商品經濟漩渦了，無論是地主經營的農業或農民經營的農業都是沿着資本主義道路進行去的。整個的俄國不能不繼續沿着一八六一年以來的道路走去，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更加狂速，資產階級土地領有

制已經超過其初期發展形態，而侵蝕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至於如此程度，即此制度底毀滅已經確定再無法挽救了。那怕俄國和西歐現在就發生了革命也已經不能保全俄國農村公社以之爲未來共產主義發展過程之出發點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俄國應否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問題還在作有條件的肯定的回答，到了俄國青年馬克思派尤其列寧手裏，這同一問題就得到無條件的肯定的回答了。以後歷史事實證明列寧底回答是絕對正確的。

馬克思主義輸入俄國後第一次發生的爭論，對於以後的革命是極有關係的；以後各次關於俄國革命問題之爭論都是從肯定俄國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前提出發。這次爭論還給我們一個教訓，即是：俄國發展雖然終於走上西歐各國走過的道路，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敘述過的道路，但馬克思主義者絕不可以奉『資本論』爲歷史哲學法則，不顧俄國底特殊性而遽斷定俄國非遵循西歐諸國走過的道路不可。俄國底資本主義發展并非遵循甚麼歷史哲學法則即超歷史的法則，而是遵循着不平衡發展法則，尤其是配合發展法則。

但可惜，這個教訓給俄國許多馬克思派忘記了。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在俄國後來的革命問題爭論中明白看得出來。

第三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二)

俄國既然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而且資本主義已經在俄國大踏步發展，那麼擺在俄國面前的就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了。

關於這一點，俄國馬克思派當中並無分歧意見。馬克思派戰勝了人民派以後，便都一致認定俄國必須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類名。我們有英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有法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德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此外還有荷蘭式的，美國式的等等資產階級革命。即使拿法國革命來說，我們也有一七八九年式的革命，一八三〇年式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式的革命等等。我們能從這種種式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當中歸納出幾條通則，以之應用於俄國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能有什麼特性與先進國革命不同麼？例如與德國革命不同麼？俄國革命，最後，能有什麼特性與先進諸國革命所共有的通性不同麼？

爲了這些問題，俄國馬克思派之中發生了爭論。爭論問題具體表現出來的，原則上的，有：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應當解決些甚麼任務？甚麼階級來領導這個革命？在革命當中各階級之間有甚麼關係？革命之後將造成一個甚麼社

會？這就是關於革命任務、動力和前途之問題。

我們首先指出一點，即：這個爭論本身就表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切先進諸國行過的革命都不相同了。因爲一切先進諸國革命並未會爭論這些問題，甚至未曾提出這些問題。歷史上所見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要解決資產階級任務的，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而且都造成資產階級社會。任務，動力和前途，都一致地屬於資產階級的。那能不是這樣呢？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就與過去的革命不一樣，就提出而且爭論那些問題了。

讀者如果願意，則我們可以從『一切先進諸國革命』之中提出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作爲相當的例外；因爲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告訴我們：當時德國革命已經提出那些問題了，——自然尚在萌芽狀態。

俄國馬克思派之中發生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之分化，歸根結蒂就是由於爭論那些問題造成的。

門雪維克派認爲俄國革命要解決的就是西歐先進諸國所已解決的那些民主任務，在革命中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自然佔據領導地位，革命之後俄國自然走上民主制度；現在俄國底無產階級雖然強過十七世紀英國底，十八世紀法國底，甚至十九世紀德國底，但當前的革命究竟不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革命，無產階級不能跳過民主制度階段來實行自己的革命；由此做出的策略上的結論，便是無產階級政黨不可執掌政權，祇可贊助資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在資產階級政權底下處於在野黨地位，保衛無產階級利益，阻止資產階級底侵犯。

門雪維克派爲了辯護他們這個立場，便從馬克思底著作徵引了幾段文字。馬克思說過：『一個社會形態，在其開放的一切生產力尙未會完全發展以前，是不會死滅的。』由此可見，——門雪維克派推論道，——俄國資本主義前面還有很長時期可供發展的，因爲俄國資本主義剛剛開始不久，尙在封建的枷鎖之下未曾如其意發展起來，更不用說未曾耗盡其活力了。馬克思又說過：『一個工業上較多發展的國家不過顯示給另一個工業上較少發展的國家，以後者未來發展底形態。』所以，——門雪維克又推論道，——俄國無產階級不應當貪求政權，不應當比先進諸國無產階級走得更快，應當仿效他們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做的，即贊助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反動政權，而自己仍處於被統治地位以等待社會主義條件成熟時候。說到無產階級政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策略問題，門雪維克派也可以徵引『共產主義宣言』文字來替自己辯護。『宣言』說：『在德國，祇要資產階級表現自己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就要同他攜手作戰，以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地主和小資產階級。』德國共產主義者既可以同德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攜手作戰，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爲甚麼不可同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攜手作戰呢？先進國不是顯示落後國底未來發展麼？

看哪，門雪維克派多麼忠實於馬克思——底文字！

列寧不是從馬克思底文字出發，而是拿馬克思底方法去分析那些有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十九和二十兩世紀之交已經明顯可見俄國無產階級人數，力量和自覺比較一八四八年前德國無產階級大得多了，而俄國資產階級又比當時德國資產階級更加懦弱，更加與封建勢力膠結一起，更加害怕澈底解決自己應負的歷史任務。在此情形之下要俄國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是不可能的。所謂資產階級革命任務，歸根結蒂乃是從封建的枷鎖之下將資本主義生產力解放出來。這種任務本是資產階級最要迫切解決的。但德國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奪得政權時最迫切關心的已經是如何去壓服無產階級，而不是如何去解決自己的任務。何況俄國底革命又不同於德國底革命在如下一點，即德國那時的中心任務在於民族統一，而俄國此時的中心任務則是土地改革。俄國資本主義生產力要從封建的枷鎖之下解放出來，首先就須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即須完全消滅地主階級而以革命方式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權。但俄國資產階級有無量數線索聯繫於私有的大地產，決不肯如此解決土地問題的。那麼俄國土地革命，以及一般資產階級革命，祇有依靠工農聯合纔能成功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資產階級自己不能解決，須靠無產階級和農民來解決，革命動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和農民。

門雪維克派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工人應當幫助資產階級。列寧則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工人應當揭開人民底眼睛，當心資產階級底欺騙。雙方都說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但結論如此相反，這是因為門雪維克派一提起資產階級革命，便拚命想到歷史上的先例，便認為革命動力仍舊是資產階級；列寧則不然，他能夠從這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之中提出新的特別的問題，即：革命動力再不是資產階級了。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將革命動力和資產階級分開，如此提出問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是列寧底大貢獻之一。俄國三次革命證明了列寧這個見解是對的。

如此一來，列寧和門雪維克派之間就根本分歧了。不僅雙方說着不同的話，即使說着相同的話，這話也含有不同意義的。雙方都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但列寧說的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革命，門雪維克派說的是自由派資產階級代替帝制的革命。雙方都說『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但列寧指的是工農聯合建立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門雪維克派指的則是贊助自由派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讓資產階級自己去解決他所願解決的任務。

俄國革命動力既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則由此做出策略上的結論便是：在推翻帝制的革命中，工農聯合一致，不是爲了贊助資產階級得到政權，而是爲了與資產階級相鬥爭以便建立『工農民主專政』。

列寧以他的『資產階級革命論』和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總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最富於革命性的一羣人，這羣人就是後來所稱爲『老布爾雪維克派』的。

第四節 關於俄國革命之爭論(三)

人民派和馬克思派之間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爭論到十九世紀末年可說已經結束了；門雪維克派和布爾雪維克派之間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動力問題之爭論到一九〇五年列寧寫『兩個策略』時也已發揮盡致的了；一九〇五年後則開始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關於『工農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個公式之爭論。這最後的爭論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纔告結束，但六年之後又以另一方式提出來，直至現在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當列寧與門雪維克派爭論俄國革命底動力問題時候，托洛次基完全站在列寧一邊，反對門雪維克派。

同列寧一樣，托洛次基也是確信：俄國革命中土地問題佔據了有決定意義的地位，土地革命以及一般的民主革命，祇有在工農力量聯合起來向自由派資產階級作鬥爭之下纔能實現的。他自己說道：他在這方面完全是列寧底學生，至少從一九〇二年他第一次出國遇見列寧時候起他就接受列寧這個見解了。他抱持這個見解去參加和領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革命過程當中，他形成了他自己的革命理論，他的革命論裏面仍舊是以列寧這個見解爲基礎的，但在政權公式上他有不同的主張；他反對列寧底『工農民主專政』公式而主張『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專政』或簡稱『無產階級專政』公式。

托洛次基爲什麼反對『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呢？因爲他認爲這個公式有個漏洞，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托洛次基對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有個與當時俄國馬克思派不同的估量；他認爲農民在社會生活和革命運動中雖然異常重要，但農民總無能力創立一個真正獨立的黨，更無能力集中革命權力在其手裏。這是可以從過去屢次革命看出來的。從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起，甚至在此以前，農民便以其暴動贊助城市資產階級此派或被派，得到農民暴動贊助的資產階級往往因之獲得勝利。但祇限於贊助城市階級而已，農民自己是不能處於整個運動底領導地位的。在俄國遲起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既然城市無產階級將進行激

烈的鬥爭而各派資產階級又都不能替農民解決其切身的土地問題，那麼農民暴動也可以贊助無產階級至於奪取政權。工農聯合力量去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工農共同奪取政權，但真正的專政是由工人施行的。爲了名能副實，又爲了確定農民底作用以及在專政中工農間政治關係起見，托洛次基所以反對那個含糊的『工農專政』公式而主張這個明確的『無產階級專政』公式。

托洛次基認爲列寧底『工農專政』公式不過含糊而已，并非錯誤。托洛次基把那個公式比擬爲代數式，其中含有一個未知數X，隨此未知數數值不同，全式數值也不同。這個未知數，這個X，在此情形之下就是農民底作用。歐洲有人把農民叫做俄國歷史底斯分克士(Spink)，俄國歷史之謎，這是有相當道理的。歐洲這個最落後的大國，尙未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農民在革命中究竟將起何種作用，也須參照經驗來確定的。列寧自己關於『工農民主專政』底形式（是工農兩黨底合作還是工農階級共爲政權基礎？），以及農民在專政中的作用（工農平等呢？農民受工人領導呢？或農民佔主位工人爲輔佐呢？），并未會有始終一貫的意見。他隨着具體的情勢，有時偏向於這面，有時偏向於那面。他會說過含有政權直接操在農民手裏的話；他也會說過『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專政』的話，而且解釋說：這個公式完全含在『工農專政』公式裏面的。在這兩個極端中間他又會有種種程度不同之說法。從這一方面說來，托洛次基公式本已包含在列寧公式當中，爲列寧公式底一個變種。因爲兩人之間在這裏爭論的并不在於公式本身，而是在於對於俄國農民有無獨立的革命作用之估量。

托洛次基與列寧底帶測探性的估量相反，他自始至終認爲俄國農民不能有獨立的領導的作用，農民底運動必須在城市階級領導之下方能成功，在俄國情形底下農民革命要能勝利，就必須受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公式而反對那可以作種種不同解釋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

但既然是無產階級底專政，而農民處於贊助地位，則此專政雖負有解決遲起的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却不能限止於這個任務的。一旦佔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不採取辦法愈來愈甚地侵犯着私有財產權，即不能不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了。如此，專政便失去了『民主性』。『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之不適宜，不僅因爲他未會明確說出工農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且因爲他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爲他表明祇限於解決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便由此進一步去爭論革命前途和革命任務等問題了。

我們現在試將列寧和托洛次基兩人間關於俄國革命各種問題的意見做個對照如下：

俄國革命以甚麼階級為動力呢？——列寧說是工人和農民；托洛次基說：主要動力是工人，農民則限於贊助工人之作用。

俄國革命要解決甚麼任務呢？——列寧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托洛次基說除了這些任務以外還要解決某種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因為民主任務非無產階級專政不能解決的，但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不能不採取若干種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

俄國革命有甚麼前途呢？——列寧說是資本主義的前途；托洛次基說是非資本主義前途，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那麼俄國革命究竟是什麼性質呢？牠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麼？對此問題，托洛次基回答道：是又不是。他說，這問題不能依靠形式的定名來解決的。須看事變後來的發展如何。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結果被其他階級所推翻了（這些階級之中也有受無產階級所解放的農民在內），革命就要保持在資產階級性質範圍之內，——反之，無產階級若能發揮其政治統治底一切手段，衝出俄國革命底民族界限去，那麼革命就可以成為社會主義世界紀元底先驅。俄國革命究將達到甚麼階段？——這個問題祇能容許一種條件性的回答。

說到這裏，讀者一定要問道：上面曾經說過俄國一切馬克思派都認為俄國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現在又說托洛次基否認或至少不敢確定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這中間沒有矛盾麼？

這個問題且讓托洛次基自己來回答。他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中寫道：『我從來未曾在真實的歷史任務方面否認過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我不過是在動力方面和前途方面否認牠。』

由此可見，一時說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一時又說俄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性，這中間並沒有矛盾。這全看說時的注意點在那方面：在任務方面呢，在動力方面呢，在前途方面呢？

不僅托洛次基如此，列寧也是這樣的。一九〇六年列寧在考茨基一篇論文前寫了幾句話，說道：『在俄國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已經不是現時革命運動底動力了。』我們大家知道，列寧在他處，在此時前後寫的文字中，又有許多是確言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的。

這個表面上的矛盾本身也是出於俄國革命底特殊性質，即牠的落後性，遲起性。這個特性，使得俄國資產階級不能成為自己的革命底動力，不能解決自己應負的歷史任務，而必須其他階級代牠去解決這些任務。此外，代牠解決歷史任務的階級又是牠的掘墳者無產階級，而在這世界歷史時代，無產階級既能解決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便不能

限於解決這些任務而必然要提出并相當解決自己的革命任務了。

讀者又要責問道：列寧不也曾說過俄國革命有非資本主義之前途麼？他不會說過俄國民主革命將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麼？那麼在革命任務和前途方面，列寧不也是與托洛茨基完全一致的麼？

但是不然，列寧一般反對*托洛茨基底非無產階級專政不能解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之見解。他認為工農民主專政祇能限於完成民主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須待民主革命完成而且推動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纔能列入於議事日程。他所謂兩革命之間的生長，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一類的話，就是含着這種意見。總而言之，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祇能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後開始，而未嘗斷定民主革命本身非無產階級專政便不能完成的，即非開始採取社會主義革命底若干步驟便不能完成的。列寧把西歐革命反響看做開始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重要條件，在西歐革命未曾反響於俄國以前，俄國革命祇能有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一點，他在『兩個策略』中說得很清楚。我們試摘引幾段如下：

『馬克思主義者自然相信現時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現時俄國成了必要的那些政治制度上之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上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會破壞資本主義底基礎，破壞資產階級統治，而且相反，這些改革恰恰能够肅清大道，使資本主義得以普遍迅速發展，使資產階級統治成爲可能。』

『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一種革命，他不超過資產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範圍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表現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的革命，他不但不能消滅資本主義底基礎，反而擴大這個基礎。』

『上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已爲一般的情形所詳細證實，也是爲俄國情形所證實，而從這些原則所得的結論，就是：要救工人階級，除了在資本主義今後發展中去找出路以外，想在任何地方去找路路的見解都是反動的。』

第五節 復活了的不斷革命論

我們試把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形成的俄國革命觀整理成一個概括的系統如下：

俄國正在面臨着一個革命，這個革命仍是俄國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農奴社會生產關係之矛盾衝突的必然結果。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即其任務是要從封建農奴制度之下將資本主義生產力解放出來，并造成種種順利條件

*這裏說的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的列寧。

以供這個生產力發展的。但這是一個落後的或歷史上過遲的資產階級革命，這話就是說：一來牠不是發生於世界資本主義初期而是發生於世界資本主義晚期，即世界已經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時候；二來就俄國本身說，國內資本主義也已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至造成了一個無產階級，人數衆多，力量集中，而且有階級的覺悟。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當然與歷史上所見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牠既大異於十九世紀以前荷英美德法諸國底革命，也不同於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底革命。俄國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其民族解放和統一意義比過去諸國革命少些，因為俄國本是一個獨立的和集權的國家；但其土地制度改革意義則比過去諸國革命大得多了，因為俄國農奴制廢除得最晚，農村還保持着半農奴制的關係。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應以土地革命為基礎，即必須消滅地主階級和以革命手段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權；連帶着還必須推翻專制政治。可是俄國資產階級，一方面感覺無產階級底威脅，他方面又與地主經濟有密切的聯繫，牠不能領導和完成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牠尤其不能領導農民去完成土地革命。農民人口佔全國人口中壓倒的多數，農民在革命中能够發揮巨大的力量，鄉村農民和城市無產階級聯合行動就可以推動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至於完成。工農聯盟為資產階級革命底動力，不僅反對貴族地主而且反對資產階級自身，——這是自有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第一次。但是農民本身在革命中沒有獨立的作用，尤其沒有領導的作用。過去歷史上的農民運動都須在城市某一部份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纔能勝利的，而這部份資產階級得到農民暴動贊助往往能够取得政權。農民運動在俄國革命中無論如何重要，但其沒有獨立性和領導力，則仍舊一樣，所不同的乃在俄國資產階級已不能領導農民了，代之而起的城市階級是無產階級，牠將領導農民，并得農民贊助而取得政權。工農聯合革命成功的政權乃是『得到農民贊助的無產階級專政』。祇有成立和保持這個政權纔能解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引到無產階級專政去。

但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革命并不因之停止，失敗的階級底反抗，以及同盟的階級底分化和鬥爭，時時迫得無產階級不得不日甚一日地推行本階級政策，侵犯私有財產關係，採取若干社會主義手段。換一句話說，爲了建立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原故，革命不能不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任務，并相當解決之。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能解決無產階級革命任務至何種程度呢？即能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走多遠呢？那是不能前定的，那不僅要看那時俄國內狀況如何，而且要看那時歐洲以及整個國際狀況如何。俄國革命若能推動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則歐洲革命可以轉過來保障俄國無產階級政權，而俄國追隨先進國之後可以走到社會主義。否則單獨一

個俄國是不能走到社會主義的。

以上便是一九〇五年復活了的「不斷革命論」。

不斷革命論被人掩埋在故紙堆中足足半個世紀長久了，至此時纔復活起來。這復活是毫不奇怪的，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不斷革命論本來是從考慮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作用的問題上，或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關係的問題上，發生出來的。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提出的以及俄國革命家之間紛紛辯論的，不正是這個問題麼？

現在我們再看在上述公式中究竟那幾點表現俄國革命底「不斷性」呢？第一，俄國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將是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是從民主革命之中必然生長出來的，而且非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俄國民主革命本身也不能完成。第二，兩個革命之間不能隔着一個長時期的民主時代。第二，社會主義革命本身也將是不斷發展的。從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起到社會主義成功，無產階級專政成爲不必要時候爲止，這中間的過程必然帶着政治的性質，即表現社會各種人羣之間的合作和鬥爭。這是一個動盪的過程，外戰和內爭與和平的改革相互間隔着；經濟、技術、科學、家庭、道德、習慣等等就在複雜錯綜的相互影響之下變化着，不容許社會達到甚麼中間的均衡狀態。第三，從俄國一國的革命到世界的革命也將是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範圍內開始，但不能在一國範圍內完成。因爲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以外而要求全世界爲其發展範圍了；資本主義如此，比資本主義生產力更高的社會更不能自限於一國範圍以內。所以無產階級專政若長久限制於一國範圍以內，結果將因國內的和國外的種種矛盾而不能維持下去。唯一的出路祇有依靠若干先進國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一國革命不過是國際革命鏈條中之一環罷了。

本章第四節已經說過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關於俄國革命的爭論了。讀者一定要問道：列寧是否反對以上論述的整個的「不斷革命論」呢？

不，列寧并不反對不斷革命論本身，他爭論的祇限於這個理論中的某一問題，即農民在革命中作用的問題，及與此聯帶關係的俄國革命中能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至於社會主義革命底國際性和不斷性，則列寧和托洛次基毫無爭執的。此外，托洛次基底非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完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觀點，其根本論據還是從列寧底見解

推演出來的。以後，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候，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爭論又完全消滅了，列寧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公式而採取了『無產階級專政』公式。由此可見，這復活了的不斷革命論，雖然聯繫於托洛次基名字，但也可以說是列寧和托洛次基二人共同提出的。

一九一七年革命過程如何符合於不斷革命論公式，以及列寧和托洛次基二人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如何聯合一致反對那些否認不斷革命論的『老布爾雪維克派』，我們將在第三章中詳說。第四章則將說明這些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於列寧重病中和逝世後，如何擴大列寧和托洛次基二人在革命前的舊爭論，而把列寧說做『至死都反對不斷革命論的。』（見史大林某次演說）現在祇限於說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當中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的關係。

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發生的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分裂時候，托洛次基是站在以馬爾托夫為首的門雪維克派一邊而反對以列寧為首的布爾雪維克派的。但這分裂當時是爲了組織問題，即有名的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而非爲了政治問題；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兩條政治路線之明顯的對立，在分裂之後漸漸形成起來。固然可說，這分裂一開始便是以後來的兩條路線爲背景，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即托洛次基之站在門雪維克派一邊與布爾雪維克派相對立，決不是爲了政治路線問題，而是爲了組織問題。在政治路線方面，托洛次基反而是站在布爾雪維克派方面反對門雪維克派的。此外，托洛次基之參加門雪維克派祇有短時的插話的意義，他在政治上始終不屬於門雪維克派，分裂之後不到一年他在組織上也與門雪維克派脫離關係了。從此時起直至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是個超然派，與那主要的兩派都無組織關係。他便以此地位參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在此革命中而且是重要的領導者之一（第一個蘇維埃底主席）。革命過程中，他在重要的策略問題上與列寧完全一致。布爾雪維克派的第三次大會上，克拉辛提出而得通過的關於臨時政府的議決案就是托洛次基起草的；彼得格拉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政治議決案十之八九都是托洛次基起草的，列寧底機關報『新生活』以及列寧自己都擁護這些議決案；革命失敗之後，托洛次基在獄中寫了一本論策略的小冊子寄出來，與列寧主張相合，由列寧付印出版，列寧而且托人告知托洛次基以他同意的話。

讀者也許以爲列寧僅在策略方面同意托洛次基，而在革命論方面仍舊反對他麼？可是不然，一九〇五年托洛次基發表他的不斷革命論引起了資產階級報紙狂熱反對時候，列寧會主持的『新生活』報替他辯護。當時資產階級報紙『我們的生活』曾圖謀將列寧底『更合理的』觀點與托洛次基底『不斷革命論』對立起來，布爾雪維克派底『新

生活」報於是回答道：

「這話完全是胡說。托洛次基同志說，無產階級革命若不停止在第一階段而又猛烈壓迫那些剝削者，就能繼續他的道路走去；列寧則指出政治革命不過是第一步而已。「我們的生活」報上那個政治家要在這中間尋出矛盾。整個的誤解出於底下二個原因：第一，「我們的生活」一見「社會革命」名詞就害怕起來；第二，這個報紙希望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發生尖銳的分歧意見；第三，托洛次基同志用了「突然一擊」這個響亮的話。托洛次基同志在「發端」報第十期上毫不含糊地解釋他的這個觀念道：「革命底完全勝利就是無產階級底勝利。但這勝利反過來也就是革命底繼續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實現民主底根本任務，而其為保障其政治統治之直接的鬥爭又使得純粹的社會主義任務於一定時機提了出來。社會民主黨底小黨綱和大黨綱中存有一種革命的連續性。這并非「一擊」，并非一日或一月的事情，而是整個的歷史時期。要預先確定這個時期之久暫，是不合理的。」」

我們從「新生活」報替不斷革命論辯護的話可以知道列寧在不斷革命論根本方面與托洛次基并無爭論，他們二人所爭論的僅是其中某一點，即工農之間政治的關係問題。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不僅未曾不斷發展下去以至於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連民主的革命也是未曾成功的。在無產階級大罷工之下帝制政府雖然第一次屈服，答應要實行憲政，但後來畢竟使用武力打破工人以及一般革命民衆底反抗。革命銷沉了十二年，至一九一七年纔重新爆發，得着最後的勝利。而這一次是按着不斷革命論進行的。

我們能够說一九〇五年還未曾成熟不斷革命條件，那時提出這個理論微嫌過早麼？不，不能這樣說。不斷革命論是估計革命勝利前途，而非估計革命失敗前途，——這是第一。第二，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也從反面證實了不斷革命論，即是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畢竟是不能解決的。最後，革命底經驗又告訴我們以無產階級地位之重要，因為帝制政府之不得不答應立憲這一件事，不是自由派資產階級之政治的反對迫出來的，不是農民底無組織的暴動迫出來的，也不是智識份子底恐怖主義行為迫出來的，而是工人大罷工迫出來的。無產階級底革命領導權是莫能與爭的了。這正是不斷革命論所要證明的。

但最後的證驗還須等待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

第三章 不斷革命論底證驗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確定地失敗之後，第一次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就被人忘記了，忘記了半個世紀長久。這不僅因為一八五〇年後德國革命未曾照馬克思預想的發展下去，而且因為這次落後國革命發生在資本主義盛期，資本主義還在沿着曲線上升，牠的前面還有幾十年的和平發展期間。在此情勢之下，德國有可能避免革命坦途而經過迂迴曲折道路慢慢地解決了牠的民主任務。可是二十世紀的俄國就無此前途了，牠已經處在資本主義沒落期，帝國主義世界不容許牠從容走着德國在十九世紀中葉走過的道路，牠不能避免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牠的前面仍舊擺着革命，即是一九〇五年所欲完成的那種革命——落後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就可以解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復活了的不斷革命論為甚麼未曾銷聲匿跡的。

恰好相反。不斷革命論，托洛次基雖於一九〇五年夏季，即決勝負的鬥爭以前復活的，但其詳細發揮則是革命失敗以後的事情，而關於不斷革命論的爭論主要也是發生於革命失敗以後。托洛次基始終不懈地為不斷革命論而戰鬥。除他之外，還有別人主張馬克思這個革命論的，其一就是盧森堡，牠的名字在中國并不生疏，又其一就是巴武士（Parvus），他的名字在中國十分生疏，但他那時是位有名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一七年，即革命失敗十二年之後，俄國又發生革命了。這次是成功的革命，不僅完成了俄國底資產階級民主任務，而且是照着不斷革命論所預想的方式去完成的，即是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

未曾說到一九一七年革命證驗以前，我們先說一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如何爭論不斷革命論問題。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不斷革命論問題

在這時期，問題爭論的中心乃是：俄國能否先西歐諸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反對不斷革命論者一致認為：在俄國底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是連談也談不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的建社社會主義，但俄國尚未成熟建社社會主義的條件，俄國正要肅清封建的關係，讓資本主義自由發展，此時我們需要的僅是澈底的民主改革，這改革能够推動西歐無產階級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去實行專政，到了那時我們有了

榜樣可學，我們纔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托洛茨基認為：一個國家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覺悟并非直接受這個國家生產力發展程度所決定的。甲國生產力高於乙國，但不能因此便推斷甲國無產階級底政治作用高於乙國。往往可見較落後國家底無產階級，比那較先進國家底無產階級政治作用更大些。無產階級底政治作用是由本國階級鬥爭形勢和國際發展情形所造成的。一般政治作用如此，專政亦然。政權落入於各國無產階級之手，并非依照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而定前後的。一個落後國家底無產階級可以比先進國家底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俄國就是這樣一個落後國家，俄國無產階級可能比英法德美諸國無產階級更早些得到政權。

不僅可能早些得到政權而已，我們分析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種種特殊情況，而且可以斷定說：要完成這個革命就必須無產階級得到政權。因為如果不是無產階級政權來完成這個革命，那麼還有甚麼政權可以完成呢？資產階級政權麼？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俄國資產階級表現出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革命尚未曾達到高潮時候資產階級已經發揮反革命作用了。城市小資產階級政權麼？但在革命中，每逢緊急關頭時候，俄國小資產階級都表現無力。農民政權麼？不錯，各地方暴動的農民會發揮了巨大力量，但是這個力量不是獨立的，牠必須依附城市某階級纔能貢獻於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資產階級既已反動，小資產階級又軟弱無力，能發揮革命作用的城市階級祇有工人。在革命中無產階級佔據前鋒地位，有力而又勇敢，第一次使得帝制政府屈服，而且確實表現能够領導農民。所以農民祇有依附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纔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既然沒有其他階級政權可以完成這個資產階級革命，那麼這個革命或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完成，或者因無產階級未能建立專政遂致根本不能完成，——這最後的情況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底結局。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出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必要，倘若這個革命在其他階級政權之下完成了，那麼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可能的了，或者說就須等待西歐諸國行過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俄國纔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

由此可見，俄國如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則此專政還是完成民主革命之工具而非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之工具。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將肅清君主專制和消滅農奴制度，總之歷來資產階級革命中一切有進步意義的設施，以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行之者，都可以由無產階級來施行。

但是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牠的任務便不能限於民主革命範圍內，而必須越出這個範圍去解決若干屬於社會主

義的任務。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上的小黨綱和大黨綱之區分，至此被打破了；革命至此就要由資產階級民主的生長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落後的俄國將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走到多遠呢？——那是不能預先規定的，那要看當時的國內的和國際的階級勢力關係如何。

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關於不斷革命論之爭論，根本上就是這樣的。那些反對不斷革命論的人，我們看見有資產階級政論家，有門雪維克派，而且有布爾雪維克派，即後來稱爲『老布爾雪維克派』的人。

這些反對不斷革命論的人，我們并不把列寧計算在內。前章第四節內，我們已經說過列寧和托洛次基爭論的問題了；那不是關於不斷革命論根本問題，而是關於其中一小部分問題，即：工人和農民間的政治關係問題，連帶着農民在革命中有無獨立領導作用問題，連帶着革命是否限於解決民主任務問題。托洛次基底見解是確定的，他認爲農民決無獨立領導作用，須受工人底領導，如此一來，革命的專政便不能限止於解決民主任務了。列寧底見解雖與此相反，但他這見解並不是確定的，而是一種工作上的假設，準備隨着事變底證明而具體化之，而改變之，或甚至拋棄之。正是這個見解之不確定性使得列寧於一九一七年能與托洛次基走在一條道路上；也正是這個見解底不確定性使得列寧終於與那些『老布爾雪維克』不同。

但是現在那些反對不斷革命論的人（現在問題爭論的中心與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不同了，這一點我們將在第四章說）誇大了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的舊爭論，彷彿列寧反對的是整個理論而非其中某一部分。他們而且從列寧文字中徵引了好多反對不斷革命論的話。這些話，在那些不懂得過去爭論情形和列寧慣用方法的人看來，的確會以爲列寧真是反對整個不斷革命論的。底下幾點說明，對於那些人，是必要的。

第一，托洛次基把他的不斷革命論系統地發揮在『總結與前瞻』一篇長文裏面，此長文大部分寫於監獄中，一九〇六年收在他的論文集『我們的革命』中出版。他以後的論文和演說（直至一九一八年），凡提到不斷革命論之處沒有越出這篇長文範圍，而且都是不完全的。但從列寧底著作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一九一九年以前列寧恰好未曾讀過這篇文章，他與托洛次基爭論時所根據的材料，乃是巴武士替托洛次基另一著作寫的序言以及巴武士自己起草的傳單被他人認爲托洛次基寫的，此外亦曾有一次引用『總結與前瞻』文中的話，但那也是從馬爾托夫文中轉引來的，并非直接從那篇長文引出。總之，列寧未曾把托洛次基底整個理論作個全盤的檢查，他對於不斷革命論所作的判斷前後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直至革命成功之後，一九一九年，『國家出版局』重印托洛次基長文

『總結與前瞻』爲單行本出版時候，列寧也許纔有機會讀牠。正在那時列寧和越飛有一談話，提起了不斷革命論，列寧向越飛表示說：『托洛次基底診斷是正確的』。一九二七年反對不斷革命論的運動當中，越飛自殺了，他以臨死者底證言寫成絕命書，公布了列寧和他的談話。

第二，列寧文字中反對托洛次基的話，并非都是反對托洛次基的；大多數，表面上是反對托洛次基而其實是假借托洛次基名字來反對布哈林、拉狄克、畢亞塔哥夫一流人，他們也主張不斷革命論，但他們的見解是幼稚而機械的，與托洛次基底見解不相同。列寧這個方法時常使用，他時常以反對黨外人做手段來反對本黨內他認爲錯誤的傾向。但別人也許不知道，被反對的人自己知道的。拉狄克便會說過列寧某幾段話其實是反對他們一流人，而非反對托洛次基。就反對本黨內的錯誤傾向來說，列寧也往往不限於反對那些實在的錯誤，而且要防止可能的錯誤，預先批評可能的錯誤，使黨有所準備。因此他往往爲了預防或教育目的誇大了他人的傾向。

知道了這幾點，我們就可以明白人們把列寧和托洛次基對立起來，把列寧看做根本反對不斷革命論的，——是如何不合於事實了。

要知道列寧與不斷革命論之關係，則一九一七年事實的表示是比這年以前文字的徵引更加重要的。

第二節 布爾雪維克黨底重新武裝

一九一七年俄國又爆發了革命，而且達到了勝利；以前各次關於革命問題之爭論都可以在這次革命當中得到回答了。革命之證明了人民派和門雪維克派底理論錯誤，是很明顯的，這裏無需乎詳說。我們僅就『工農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二個公式的爭論說一說。

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又提出來了，而且爭論得非常激烈，因爲此時這不是揣測的事情，而是立即要付諸實行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此時堅持『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公式的，不是列寧，乃是那些過去追隨列寧的『老布爾雪維克派』，列寧自己則不懂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公式，反而自己堅持這個公式去反對『老布爾雪維克派』底『工農民主專政』公式。這個鬥爭，在托洛次基未曾回國以前就開始了，那時『無產階級專政』公式，就是列寧自己提出來的。

二月革命爆發後一個多月列寧纔能從瑞士回到俄國來；四月三日列寧回到彼得格勒以前，布爾雪維克派底活動在卡明尼夫、史大林、賴可夫一流的「老布爾雪維克派」領導之下，他們在好多重要問題上採取了與門雪維克派差不多的立場。在政權問題方面，他們同意由資產階級組織政府，而自己處於反對黨地位，以壓力加於政府求得自己政策之實現；在戰爭問題方面，他們放棄了革命的失敗主義而走上了「革命的」保衛主義立場，認為「自從彼得格勒街上出現了第一團革命軍隊之時起」，失敗主義便不能應用了。列寧一到便指出這個路線底根本錯誤，他認為俄國雖然革命了，帝制政府雖然推翻而代之以臨時政府了，但俄國參加戰爭的意義仍然沒有改變，即仍然以參加掠奪為目的的，我們對於俄國仍舊要採取失敗主義而不可轉到保衛主義去；他又認為目前的局勢是革命要從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去：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得到政權，第二階段則將是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這個新政權就將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了。列寧懷抱這個思想回到俄國來，一出火車，在歡迎羣衆面前就把這思想說出來，當日向自己同志演說還發揮得更明白；第二日他把這個思想寫成十條，發表出來，即名為「四月四日提綱」。

列寧這個提綱對於全俄國和布爾雪維克黨自己都好像一個炸彈。聽他演說和讀他提綱的人都吃了一驚。但是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的上層領袖，沒有一個同意他的這個思想，連與他多年合作并一路回國的齊諾維也夫也反對他，更不用說其他黨派了。然而下層羣衆漸漸聽了他的話覺醒過來，漸漸擁護他，到了四月底，他的思想已經在黨內得到勝利了。

列寧是經過了鬥爭，即與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纔能夠勝利的。辯論底中心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否完成問題。以卡明尼夫為首的「老布爾雪維克派」認為帝制雖已推翻，但資產階級革命，尤其土地革命，尙未完成，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如何去完成這個革命，等到這個革命澈底完成之後，我們纔能開始無產階級革命的。在他們看來，現在是資產階級政權，這個政權作用完畢之後我們就要有「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新政權澈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我們纔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斥這個見解為「無意義地背誦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鮮的靈動的實際情形底特點。」「實際情形」是：革命一開始政權實際上已落入工兵羣衆手中了，但因羣衆缺少覺悟，受了小資產階級性的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所領導，把政權送給資產階級去。祇要羣衆能夠覺悟，便不難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回政權。但羣衆要覺悟就必須脫離小資產階級底影響，所以現在重要的是在如何使羣衆脫離小資產階級底影響。這裏，「工農民主專政」公式是無能

爲力的，因爲這個公式決不能使羣衆和小資產階級劃分清楚，使二者決裂。羣衆若能與小資產階級決裂，而取得政權，則此政權決不是『工農民主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了。

說到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否完成問題，列寧認爲俄國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而政權底轉移是革命底第一個標誌，在此意義下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的，但『老布爾雪維克派』要說，農民也是『資產階級』的呀，難道農民奪取政權以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不是可能的嗎？列寧回答：這是可能的；但農民服從小資產階級領導，不去奪取政權，反而同資產階級妥協，這也是可能的。現在實際上就是這種情形。我們不應當從『可能』出發，而應當從『實際』出發。倘若農民能夠脫離資產階級影響，能夠奪取土地和政權以反對資產階級，那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就要進入於新的階段了。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已否完成』這個問題提得不對，因爲不能概括革命發生的實際狀況。

我們這裏可以看見列寧底立場正是多年來托洛次基底立場，難怪當時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認爲列寧這個立場是『托洛次基主義』的了。

無論如何，『四月提綱』總是表示布爾雪維克派傳統理論底轉變。舊理論將俄國革命限止於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範圍內，新理論則衝出這個範圍而提出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前途。

但僅有列寧一人轉變（實在說，列寧是將他的未確定的見解於新事變證驗之下確定起來），其他的人仍墨守着舊理論來對抗列寧。在羣衆和列寧本人雙方脅迫之下，這些『老布爾雪維克派』不得不沿着『四月提綱』底路線走了，但他們心中還是存着革命不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之成見的。直至十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之後，他們纔拋棄了這個成見。這一點便告訴我們爲什麼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老布爾雪維克派』常成爲革命障礙物的。

這個現象並不難解釋。人類的思維是保守的，革命家底思維也不能成爲例外。往往歷史已開啓了新的時代，革命家還墨守着舊的時代基礎上所產生的思想，不能依照新時代要求修改這種思想。所以那怕最革命的布爾雪維克黨，每逢歷史急劇轉變時候，都要發生一種危機；一方面天才的領袖看見了轉變點底急劇，毅然決然拋棄那不合於新時代的舊公式，他方面那些庸碌的門徒墨守着舊公式以相對抗。以記載一九一七年革命而著名的蘇漢諾夫曾說過布爾雪維克黨『少數幾個大將，如果沒有了列寧簡直一無所謂，有少數幾顆巨星沒有了太陽一樣（現在我不提出托洛次基，他那時還在這一派別之外）。』

但這些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之墨守舊公式， 只是思維惰性作用而已，他們在革命前幾月或幾年也是脫離

羣衆了的。差不多所有的「老布爾雪維克派」隨革命前一個時期都沒有參加積極的工作。有些在監獄內，有些在流放地，有些則消極起來。革命一起，他們因有過去虛望原故，立刻出來當領袖了。他們剛從孤立的生活中走出來，未會覺察到革命前後羣衆情緒上變化至何種程度，因此不明白歷史轉灣得如此急劇，以至布爾雪維克派舊公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未曾完成」，「已經陳腐了，已經變得完全無用了，已經死了，要使之復活是徒勞無功的了」，「如列寧當時所說的。

讀者也許要問道：列寧自己也未會積極參加羣衆工作的，他的生活也是孤立的，他而且住在瑞士，隔離俄國很遠，他何以能够覺察到歷史轉灣如此急劇呢？僅僅因為他有天才麼？還有別的原因麼？

不錯，還有別的原因。「老布爾雪維克派」即使革命以前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羣衆一起經過這歷史底轉灣，即使他們都有天才能够覺察到這轉灣底急劇，但仍然覺察不到這急劇究竟到了甚麼程度。因為這次歷史轉灣含有極大的國際意義，這意義，在西伯利亞，莫斯科，或甚至彼得格勒，都不能透徹瞭解；必須立在歐洲，世界歷史道路底十字街頭上，纔能透徹瞭解。列寧不僅是從俄國一國歷史發展來看俄國革命，而且是從世界革命形勢來看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四月間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聯合一致對抗列寧，以後事實證明這些「老布爾雪維克派」是錯的。他們說，他們奉過去的列寧來對抗現在的列寧；他們說，列寧現在轉到他過去反對的托洛次基立場去了；他們牢守着布爾雪維克派底舊公式。這些舊公式即使過去是對的，但現在牢守着不肯放鬆就已經是錯誤的了。何況這些舊公式，即使在過去說，亦非完全是對的。

一九〇九年托洛次基寫的一篇文章中有幾句話，現在被史大林引來作為托洛次基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證據，這幾句話是說：「假使門雪維克派從『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抽象觀念出發，得到的思想是要把無產階級底整個策略去適應於自由派資產階級底行為，甚至幫助自由派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那麼布爾雪維克派從同樣赤裸的抽象觀念：「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專政」出發，將達到一種思想，即認為無產階級縱使掌握了國家政權也要自限於資產階級民主任務。誠然在這問題上兩派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門雪維克主義底反革命方面現在早已完全暴露出來，而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反革命特徵却祇當革命勝利之時纔有發生大危險之虞。」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在列寧回國前的政治路線以及在列寧回國後反對列寧的行為，果然露出這個大危險之徵兆了，但大危險畢竟未曾發生，這完全是幸虧列寧底「四月提綱」不久就獲得下層羣衆擁護而勝利。一九二二年這篇文章重印出來時，托洛次

基寫了一個按語道：『大家知道這并不曾發生，因為在列寧領導之下，布爾雪維克派在這一最重要問題上，於一九一七年春，即在奪取政權之前（并非沒有內部鬥爭地），完成了本黨思想底重新武裝。』

這次的重新武裝是革命當中極端重要的事實。當時惟有布爾雪維克派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黨，倘若布爾雪維克派始終沒有經過重新武裝，始終拿革命前的舊公式來進行革命，即始終沿着四月前卡明尼夫和史大林一流人底路線走去，而不沿着四月後列寧底路線走去，那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一定要流產的，正如十年後的中國革命一樣。於此可見列寧個人關係之重大了。

倘若沒有列寧，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雪維克派能够完成牠的思想上新武裝麼？這就很難說。雖然可以斷定，即使沒有列寧，布爾雪維克派內部仍舊會爆發鬥爭的，仍舊有人在工人和青年布爾雪維克派擁護之下，提出列寧底『提綱』的，但是那時內部鬥爭一定更加激烈而長久，結果那種傾向能得勝利還未可知；即使新傾向勝利了，思想上重新武裝終於完成了，但是那時也許過遲，也許來不及領導革命至於成功。在革命中，『時間』乃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素！

幸而列寧自己完成了這個重新武裝的重要工作，在此新基礎之上發展和鍛鍊布爾雪維克黨成為完完全全無產階級黨，而且來得及領導革命至於成功。

但這並不是說：這個思想上重新武裝工作祇能於四月間進行，而不可於四月以前甚至革命以前進行。事實上這個工作早就應當做的了。『工農民主專政』本是一個代數性的公式，其中農民作用是個待決的未知數，除此以外西歐先進國無產階級距離革命之遠近以前也是難知的，這與列寧之不敢斷定『無產階級專政』為唯一可能勝利前途亦有關係。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後，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就臨近了，俄國農民仍舊未曾表示有甚麼獨立的作用。至少大戰起來，列寧就應當提出其他公式來代替『工農民主專政』舊公式了的，——那怕新公式帶有條件的或假設的性質。但列寧直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回到彼得格拉之後纔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公式去代替『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他回到俄國之後纔有此決心，當他離開瑞士時候發的告瑞士工人書中尚未會有此決心，其中有一段說：『俄羅斯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社會主義在那裏不能立即勝利。不過國家底農民性質，加以保持在貴族地主手的大量土地，站在一九〇五年經驗上能使俄國民主革命具有很大規模，且使我們的革命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序曲，成為走向此種革命的一步。』這裏雖未提出俄國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已說起俄國無產階級將開始社會

主義革命了。列寧在瑞士寫的這段話乃是他的舊立場轉到新立場去的一個中間環。

此時列寧爲甚麼不直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呢？一般說來，大戰起後，甚至大戰以前，列寧爲甚麼如此長久堅持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呢？

托洛茨基對這問題曾有解釋，他說『這是自明的道理，倘若列寧是居住在俄國境內，又逐日親見黨底發展，尤其在大大戰時候，那他是會給予布爾雪維克派舊公式以必需的改正和解釋的。』（見『不斷革命論』）

總而言之，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雖一向堅持列寧底『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但列寧自己明白這是一個代數性的公式，其具體的算術性的內容尚待事變和經驗來決定，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則把這個代數性的公式看做教條，看做空洞的抽象，不管歷史轉變如何都能應用的。

第三節 工農民主專政曾否實現？

代表蘇聯官僚層利益的史大林主義乃是一九二四年以後布爾雪維克派底『新武裝』，或寧可說是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卸除了武裝。史大林主義者反對人們提出：一九一七年四月的『重新武裝』應否早幾時進行——這個問題。他們一般地反對這『重新武裝』的字眼。在他們看來，一九一七年四月間的黨內危機是轉瞬即逝的，無關緊要的；四月以前和以後布爾雪維克派並未會改換過武裝；不錯，列寧底『四月提綱』主張放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而採取『無產階級專政』公式了，但那並非因爲前者不對而後者對，那是因爲前者已經實現了，現在應當進一步去求得後者之實現；這本是布爾雪維克派一貫的路線：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之後再開始無產階級革命，——卡明尼夫底錯誤在於估計資產階級革命尙未完成，而其實，照列寧估計，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的；這裏僅僅是關於估計局勢的爭論而非關於傳統路線的爭論。以上便是史大林主義者對於『四月危機』的見解。爲了替這個見解做辯護，他們徵引了許多列寧說的關於工農民主專政業已實現的話。

『工農民主專政』曾經實現於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麼？人類歷史上曾實現過『工農民主專政』麼？這個問題必須有個確定的回答。

不錯，列寧有好幾次說過『工農民主專政』已實現於二月革命以後一類的話。但他說這類話時是夾帶着條件性的。他說這類話又是爲的反對『老布爾雪維克派』。

我們試引幾段如下：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在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但是實現得非常奇特，並且帶着極重要的形式上的變更。』

『實際的問題：俄國還能否有特別的與資產階級政府脫離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麼？這點現在還不知道。』
以上均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寫的『論策略書』。此時先後，在其他的文字和演說中，他也有好幾處說起與此相類的話。

布爾雪維克派十數年來倡導的『工農民主專政』果真實現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兩重政權時期麼？當時妥協派主持的蘇維埃果真是這個公式之化身麼？

在嚴格意義之下我們不能這樣說。第一，在兩重政權時期的蘇維埃，祇有一半政權，而沒有全部政權。一個權力機關，祇享有一半政權而不得把另一半更實質的政權交付於其他機關手裏（或如列寧自己說的：『自願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自願地轉為資產階級底附屬品』），那他怎能說得上『專政』呢？第二，『工農民主專政』，照布爾雪維克派多年鼓吹的意思來說，是要毫不留情地摧毀舊時的帝制機構和肅清農奴主底土地制度的，妥協派蘇維埃曾解決了這些革命的任務麼？會有能力去解決這些任務麼？顯然不會，也不能。兩重政權底下的蘇維埃，若不排除小資產階級黨派底支配勢力而奪得全部政權，就要被另一半政權，即資產階級政權，所併吞而趨於消滅的，在這動搖期間不能解決甚麼任務。倘若以為這種蘇維埃就是布爾雪維克派多年倡導的公式之實現，那是不合理的。即使說是實現『到某種程度』，也是說不通的。

但列寧為甚麼這樣說呢？我們如果不拘泥於列寧底字面，而注意到他的精神，那就可以明白他說這類話是為的。叫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放棄這個陳腐的公式而採取新鮮的公式，而非為的拿這舊公式去表示兩重政權時代底歷史特性。他的意思彷彿要說：你們看哪，那個做資產階級政府附屬品的蘇維埃就是你們現在留戀不捨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之實現，他已經實現了，實現得非常奇特，即做了資產階級政府底附屬品，以後還能希望實現一個不做資產階級政府附屬品的『工農民主專政』麼？『這點現在還不知道。』『即使說這樣的專政還可以實現的話，那麼豈這上面去的道路祇有一條，即馬上堅決地和一往不回地使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共產主義成分與小資產階級成分

分裂開來。』換一句話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的『工農民主專政』已在兩重政府時代實現的話，都是爲了替『四月提綱』辯護而反對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的；而且這些話都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中間說的，即在革命成功以前說的。

十月革命之後，關於這問題，列寧說的又是一類的話。布爾雪維克派多年倡導的那種專政，那種能够解決俄國^本產階級革命任務（推翻帝制、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的專政，實現了麼？實現了的。牠實現在甚麼時候呢？實現在十月革命以後，而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寫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如此估計『十月革命』：

『不錯，我們的革命（按即十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革命，當我們尙與全體農民攜手前進時候。』『發生的事情恰如我們所預言了的。革命底過程證明了我們的主張之正確。起初同全體農民一起去反對專制制度，反對貴族地主，反對中古時代（在此範圍內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然後同最窮苦的農民一起，同半無產者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去反對資本主義，連帶反對農村的富人和投機者，在此範圍內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了。』

我們試拿革命成功以前列寧初回國時候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完成與否問題說的話，同這裏，革命成功以後說的話相比較一下。以前他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於二月革命時候完成了；現在他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到十月革命之後纔完成。這中間，在那些拘泥列寧字面的人看來，含有矛盾，但其實並不矛盾的。不從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一點來說，而從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徹底解決一點來說，布爾雪維克派長久預想的那種資產階級革命是到十月革命之後纔完成的；而完成這個革命，解決其任務，所依靠的政權公式也依照布爾雪維克派預想的實現了，即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是反資產階級的『工農專政』。不過這個公式此時實現出來乃是『帶着形式上變更』的；他不是民主的專政，而是社會主義的專政，牠是在農民戰爭贊助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那個代數公式之充實了一個特定的算術內容的。

其實這個算術內容也早在列寧計料之中。一九〇九年列寧會說過如下的話：『布爾雪維克派採取的公式是：領導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所有這些公式底思想不顯然是一樣的麼？這個思想不正是表示工農專政的麼？得到農民贊助的無產階級——這話不是完全包含在工農專政範圍之內的麼？』

總而言之，『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在俄國革命當中並未實現的；牠未曾實現於二月至十月間的蘇維埃政權，因

爲那是個半政權，而且被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做成了資產階級政權底附屬品，說不上專政；他也未會實現於十月以後的蘇維埃政權，因爲那雖是專政，但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非民主的專政了。

『工農民主專政』未會於俄國革命中實現，是偶然的麼？不是的，他之未會實現正是因爲他本身含有不能實現的因素。原來列寧提出這個公式，在拿工農聯盟反對資產階級這一點來與門雪維克派贊助資產階級去革命相對抗時候，在拿專政這一點來與庸俗的憲政觀念相對抗時候，都是對的，而且都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證明是對的。但問題還有其他的方面。這個公式未曾確定工農聯盟中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怎樣，還以爲農民或能有獨立的領導的作用，因爲將革命任務限於民主範圍以內，而未曾想到要澈底解決民主任務必須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必須超出民主任務以外採取若干社會主義步驟。一九一七年革命完全顯出這個公式底這方面缺點了。

革命開始，列寧回到俄國時候，就已看出這個形勢，所以他毅然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公式而採取『無產階級專政』公式。這是布爾雪維克派傳統之大轉變，這是思想上的『重新武裝』。革命進行，在這一方面說來，不是合於布爾雪維克派多年預想的，而是違反了他們所預想的。

天才的列寧和庸碌的『老布爾雪維克派』之區別，就在列寧時時刻刻『研究新鮮的變動的實際情形底特點』，而他們則『無意義地背誦爛熟的公式』；他們『繼續爲昨日的理論所牽制，這種理論與任何理論一樣，至多祇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要點，至多祇能接近複雜的生活罷了。』因此纔有『四月提綱』，因此纔有『十月勝利』。

第四節 十月革命證明了不斷革命論底正確

一九一七年革命底進行恰恰合於托洛茨基多年所預想的。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果真不能停止於資產階級民主階段，而必然不間斷地發展下去以至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

以米留可夫，願去可夫一派人爲代表的俄國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解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他們本來不要推翻帝制，到了工人和兵士把帝制推翻之後他們還在努力如何另立新君把帝制恢復過來，他們祇要新皇帝允許他們以適合他們利益的改革，直至全無辦法可想時候，他們纔肯接受推翻帝制這件既成事實；他們根本不要改變土地制度，因爲他們有大量資本投在土地裏面，農民如果奪取地主土地，他們也要遭困難以形容的損失。

城市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派，在革命中的表現是可憐得很。二月革命起後，不很覺悟的羣

衆把手裏奪來的政權完全交付於這二個黨派，信任他們，服從他們的領導，這是他們的無可再好的機會，可以利用來發揮他們的統治能力并解決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如他們的前輩英法諸國小資產階級所做的。但是他們拿着這個從天掉下的政權怎麼辦呢？原來他們拒絕接受這個政權，到了不能拒絕時候又拱手把這個政權送給資產階級自由派，而自己祇限於向資產階級政府施行壓力的作用。從二月至十月他們始終拒絕羣衆要求把送出去的政權收回來。不僅如此，他們還反對代表無產階級的布爾雪維克派去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而且盡力幫助資產階級去保持政權以抵禦羣衆底攻擊。爲甚麼如此可憐呢？一來，因爲在資本主義成熟時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蓋過其餘一切的對立，此時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是動搖於兩大之間而表現不出作用的。二來，俄國小資產階級尤其沒有力量，因爲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差不多是從家庭手工業直接走到機器工業，中間跳過了城市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階段，以此俄國歷史上缺少西歐近代史初期那種市民反貴族的運動，現代俄國小資產階級因之也缺少長期的革命傳統。由其事實上的表現看來，我們知道俄國小資產階級是不能領導革命去解決歷史提出的任務的。

俄國農民底作用，在革命中更得到最後的確定。素以代表農民自稱的社會革命黨竟表現出不是農民的黨，不肯幫助農民獲得土地，反而以本黨若干領袖出面制止農民奪取土地。俄國農民畢竟沒有自己的黨了。無論在革命中農民如何勇敢，奪取土地的運動如何轟烈，但若無城市無產階級援助和領導，散漫的農村鬥爭終究要被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撲滅的。革命一方面證明了俄國農民沒有獨立的和領導的作用，他方面又證明了農民戰爭果真能够贊助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哩，他還認爲農民會聽從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之勸告，不去奪取土地而去等候立憲會議，如此農民就是與資產階級妥協，與資產階級合作了。列寧這個猜測，經由革命事實證明是過慮了的。不僅一部分，而且全體農民，贊助了無產階級革命。但是農民祇限於贊助而已，牠不能領導革命，牠在政治上沒有獨立的作用。

如此，革命底領導權不能不屬於俄國無產階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果然不能不推送無產階級走上政權，而且當西歐先進國無產階級尚未奪得政權以前，俄國無產階級就奪得了政權。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成了解決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手段。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以解決了資產階級革命任務自限的；爲保持和鞏固專政起見，無產階級不能不日加一日地侵犯私有財產制度，不能不日加一日地施行本階級底政策，因此破裂了農民，幫助其中最貧苦的半無產階級分子去反對農村資產階級，即所謂富農。如果無產階級聯合全體農民去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貴族尙是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的話，那麼無產階級聯合貧農去反對城鄉資本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就是民主革命生長爲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兩革命間之不斷的發展。

十月革命證明了托洛次基十二年前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公式之正確。

讀者也許要反問道：十月革命證明了列寧底『工農民主專政』公式是錯誤的麼？這個問題可以如下回答：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公式本是『工農民主專政』那個代數性公式之一個特定的算術內容，前者既然正確，後者亦不能算是錯誤的。

第二，即就列寧當初提出和堅持這個代數性公式來說，也不能就說是錯誤。我們應當知道列寧用的是一種漸進漸近真理的方法。這個方法有時是不能避免的。簡單如算術上的除法也必須使用這個方法；我們拿多位數字的除數去除被除數時，初得的商數往往因過大或過小而不合用的，必須考驗幾次方能得到適宜的商數。砲兵發砲時往往須試驗幾砲以後纔能擊中目的。在政治方面亦不能避免這個方法。整個問題乃在於必須及時明白：這一砲是未曾擊中的，再發砲時應當改正砲口底角度。

列寧底『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具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即他徹底解決了當代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之一：農民以及各種小資產階級有若干政治獨立性的問題。由於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派所做的極豐富的經驗，列寧已經對着『民主專政』把大門關閉起來了。他以自己的手在這門上寫着：不許進去！他又寫着：農民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就是跟着無產階級走的。這便是布爾雪維克派這個舊公式走到來的結論。

一九一七年成功了俄國革命，同時也消除了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的舊爭論。馬克思以其天才提出的『不斷革命論』觀念終於成爲事實了。這個觀念已經發展了的，這個觀念還在等候發展，因爲在這次成功的革命中產生的第一個工人國家提出了新的任務，與落後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不同的任務，即是如何從一國的革命發展爲世界的革命，又如何革除工人國家內從革命前承繼下來的遺制藉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完全實現的。

可是歷史走的不是直線，牠迂迴曲折地走，牠也往往前進幾步再後退幾步。不斷革命論在俄國革命當中得到證實，然而就在這個革命造成的新國家內竟於幾年之後發生一種大規模的『反不斷革命論』運動了。早已被解決了的被遺忘了的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的舊爭論，又被掘發出來了，而且被加以曲解和附會。

但因此也給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够從新的方面去瞭解不斷革命論。

第四章 作爲世界革命公式的不斷革命論

第一節 新熱月及其理論

所謂不斷革命，并非革命沿着上昇曲線不斷發展之意；革命同一般歷史一樣也不是走直線的，有其上昇曲線，也有其下降曲線，無論那次革命都是如此，勝利的俄國革命也是不能成爲例外的。

法蘭西大革命底下降曲線開始於一七九四年的『熱月政變』(Thermidor)*，此時距革命發生剛有五年。俄羅斯大革命底『熱月』則開始於一九二三年列寧因病卸去政權時候，此時距革命發生也不過五年多幾個月罷了。從此時起羣衆就一天多一天不能直接干預政治，而國家事務也就一天多一天成了那超出羣衆之上的官僚層底專業了。現在統治蘇聯——十月革命產生的國家——的，并不是主持革命的羣衆，而是享受革命利益的特權官僚分子。

如何解釋這件事情呢？僅僅根據革命總有反動這個空洞的歷史法則還是不夠的，必須指出造成這個反動的實在的條件。

首先，這個革命不是發生在先進國的西歐，而是發生在落後國的俄國。俄國無產階級之走到專政乃是世界局勢和國內條件特殊配合之結果，而非國內條件獨立發展之結果，俄國革命比當初法國革命更要依賴於世界局勢。但不幸，由俄國開始的世界革命浪潮湧往西方去，雖然震動了幾個大國，終於失敗了，後來折回東方也不得成功，世界資本主義醫治了戰爭和革命給予的創傷，漸漸穩定下來，使蘇聯陷於包圍和孤立，這世界局勢是不利於革命的。

其次，俄國底落後性增加新國家中官僚成分之比重。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既然不能立即廢除國家，則新國家便不能缺少一部分人担任行政和管理的的工作，這部分人就是官僚成分。俄國如果是個先進國家，或世界局勢如果是異常順利的，則此官僚成分能够安於『社會僕人』身分，忠心替革命和羣衆服務。但現在俄國條件既然落後，世界局

* 或譯『特爾彌多政變』。這件事發生在共和三年熱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這日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政權被溫和派分子所推翻了，從此反動勢力一天比一天抬頭起來，終至於拿破崙稱帝。這是法國革命中一個轉捩點。歷史家常用『熱月』一名代表革命由上昇而開始下降之意。

勢又不順利，這些『社會僕人』就不能安於自己身分了；加以施行新經濟政策之後鞏固了小資產階級地位，使之拾起頭來，而內戰停止，五百萬紅軍復員，軍官們參加各級機關工作，將戰時指揮軍隊的習慣帶入行政機關之中，漸漸壓制了蘇維埃民主制度，——這些都是大有利於的官僚成分的。

最後，革命羣衆底下層幹部很多在革命和內戰當中犧牲性命了，殘存的又有一部分人參加國家機關，上昇若干級，脫離了下層羣衆。羣衆自身又因緊張之後繼以失望，遂陷於疲乏和消沉。羣衆眼見官僚篡奪了自己的權力，並不願（即願也不能）起來鬥爭。於是遂讓那些『社會僕人』做了『社會主人』。

官僚之從革命初年『社會僕人』地位變成現在這種『社會主人』地位，並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而是經過長期的過程。一九二三年初，這種轉變底社會基礎已開始存在了，官僚勢力開始團結，而且團結於若干『老布爾雪維克派』週圍，其中的靈魂就是史大林。但他們遇着障礙，這些障礙之一就是十月革命造成的觀念系統，不打破這個觀念系統，他們是不能明目張胆擺出『社會主人』面孔的。可是他們如果明目張胆來攻擊這個觀念系統，那也將激起羣衆底抵抗，甚至將復活羣衆中十月革命時的精神。必須找個藉口。

藉口是不難找到的。十月革命底領袖是列寧和托洛次基，列寧活了，而且不久就死了，托洛次基在革命當中以及革命以後雖與列寧一致的，但他過去曾與列寧有爭論，除了組織問題之外還有關於理論問題的爭論。這是最好的藉口，用來反對十月革命造成的觀念系統。彷彿他們反對的不是十月革命諸觀念，而是『托洛次基主義』，不是列寧，而是托洛次基。這『托洛次基主義』是甚麼呢？就是不斷革命論！

這個反對十月革命諸觀念的運動，即所謂『反托洛次基主義』運動，初時，其所持的論據是龐雜而又互相矛盾的，雖表現另一種思想傾向，却未曾形成一個首尾一貫的觀念系統。這個新觀念系統，到一九二四年秋天，即列寧逝世半年多後，終於形成了，這就是所謂『一國社會主義論』，提出者是史大林。

這個新『理論』根本要點是說：在俄國特殊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一經奪得政權，革命就終止了，此後就開始改良時期一直到俄國一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在這中間即使沒有世界革命，沒有其他無產階級國家來援助，也不要緊的，也不妨害一國社會主義之建立的。

這是根本違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但史大林及其擁護者認爲這個『理論』並不違反布爾雪維克主義，反而是列寧和布爾雪維克派一向所主張的。他們認爲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的爭論，其根本點之一就在列寧承認俄國

一國能建設社會主義，托洛次基則否認之。

然而這是史大林底『理論』，不是列寧底理論。還有一層：這是史大林於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新『理論』，他以前不僅未曾主張過俄國一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而且相反，認為俄國非得先進國無產階級援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九二四年春天，即他提出他的『理論』以前半年，他著了『列寧主義問題』，其中關於此點寫道：『在一國之中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已有了保證。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在我們前面未曾解決。若無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我們可以解決這個任務麼？我們可以達到一國之內社會主義底確定勝利麼？不，不能夠。爲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國底努力是夠了。這點，我們的革命史已經給我們證明了。爲了社會主義底確定勝利，爲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則一個國家底努力，尤其像俄羅斯這般農業國家底努力，并不夠用，——必須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努力。』引了這一長段的話，不過爲了證明：史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春天還否認俄國一國能建設社會主義哩。但是現在從『列寧主義問題』書中我們找不到這段話，無論是中文譯本或俄文原本或其他文字譯本都沒有這段話；反之在那個位置上我們看見寫道：『已經勝利了的國家底無產階級，鞏固了政權并率領了農民之後，能够而且應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原來這年秋天史大林底觀念轉變了，他收回了印有那一長段的書的版本，而代之以修正後的新版本，我們現在看見的正是這年秋天修正了的，至於未修正的原版書則成了禁書。

我們上面引來的那一長段的話說得對麼？說得對的，因爲這不是史大林自己的理論，而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傳統觀念（史大林自己在那段話後做個結論說：『以上，整個說來，便是列寧主義底無產階級革命論諸特點。』）『一國社會主義論』是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而且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傳統觀念的，——這一點，可見無需他人證明，連史大林自己也證明了。

史大林說：『一國社會主義論』不能與『托洛次基主義』相容，——他這話也是合乎事實。『托洛次基主義』，即不斷革命論，正是認爲『爲了社會主義底確定勝利，爲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則一個國家底努力，尤其像俄羅斯這般農業國家底努力，并不夠用，必須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努力。』

『反托洛次基主義』運動，如今有了中心思想了。

這裏須得說明一點，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所謂『托洛次基主義』是指一種觀念而言的，這種觀念說：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若非推送無產階級走上政權便不能解決其任務；一九二四年反動以後所謂「托洛茨基主義」則是另一種觀念而言的，這種觀念說：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不能僅以自己的力量來建立一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一九二四年以後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在革命前不僅未曾主張俄國一國能够建立社會主義哩，他們甚至認為西歐諸國未曾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無產階級在俄國奪取政權也是不可能的。

但在「托洛茨基主義」本身說，上面二個不同觀念根本上是一致的，根本上是不斷革命論底兩個組成部分。

不過在不斷革命論底後一部分，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從來沒有爭論。這個部分正是「列寧主義底無產階級革命論之特點」（如史大林自己說的），正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底理論傳統！列寧底著作，從早期以至他的死，每逢說及社會主義完成時候都是站在這個國際主義觀點上的，即認為非若干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這類的話不勝徵引。反之列寧著作中從未曾說過一個國家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話。

然而史大林還是徵引了列寧底文字來辯護他的「理論」，他說列寧也是主張一個國家能够建立社會主義的。

他徵引的列寧文字祇有二處（托洛茨基徵引列寧反對一國能建立社會主義的話，共有三四十處，見「俄國革命史」第三卷附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麼？」中），第一處在一九一五年中寫的「論歐洲合眾國口號」內，第二處在一九二三年初寫的「論合作社」內。

列寧在「論歐洲合眾國口號」內順帶有幾句話說：「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是可能的。這一國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了資本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樣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史大林找到了這幾句話非常得意，以為這是列寧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上提出一國社會主義觀念了。即使列寧本意果如這幾句話字面上所說的，那我們就不能解釋他以後何以忘記了這個觀念，而且處處說些與這個觀念完全相反的話。幸而列寧本意并非如這幾句話字面上所說的，我們可以從他同一年寫的一篇綱領式提要中知道他當時的真正思想。那裏有一段說：「俄國無產階級底任務乃是徹底實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了燃起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之火。這第二個任務，現在同第一個任務非常接近了，但仍舊是一個特別的任務，仍舊是第二個任務，因爲與俄國無產階級合作的階級在此二任務中各不相同！在第一個任務中，合作者是俄國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在第二個任務中，合作者則是其他國家底無產階級。」由此可見，列寧認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必須有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合作的。

列寧在那篇未完成的『論合作社』文章中也有一段說起蘇維埃共和國內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夠的東西』，即使沒有新革命，亦能實現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史大林也認為這段話是主張一國社會主義的。然而文中明顯可見，所謂『一切必需的和足夠的東西』是指政治的和法律的前提而言，列寧并未會忘記叫人注意到生產的和文化的前提之不夠。同一時候寫的另一篇論文中他曾說道：『我們缺少的正是一種能讓我們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文化，雖然我們已經有了為這過渡之用的政治前提。』

一九二三年三月間，即他臨近絕筆時候，他寫過如下的文字：『目前……我們碰到一個問題：以我們的細小的農業生產，兼在殘破之後，我們能够支持着直至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他們的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時候麼？』從這幾句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列寧至死還認為蘇聯底問題乃在於如何支持至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時候，而不在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於一國疆界以內。

一國社會主義論為甚麼是反動的幻想呢？

因為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在其初期雖以民族國家範圍為其活動地盤，但發展至財政資本階段民族國家界限已經太過狹小不足供其活動了。帝國主義戰爭便是資本主義生產力急欲衝破國家界限之最明顯的表示。國家界限既然不能範圍資本主義，那更不能範圍社會主義。既然在一國範圍內，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既然是社會主義，那就超出一國範圍外了。『一國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乃是兩極不可調和的矛盾之集合，譬如『圓的方』或『方的圓』一般。假使這個幻想能够實現出來，即假使在一國範圍內果真能够建立起一個隔離的『社會主義』社會，那麼這個社會底生產力一定是比較資本主義生產力更加落後的，即畢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不願一切去追求這種社會之實現，那就是追求一種反動的烏托邦了。

無產階級政黨，無論在奪得政權以前或在奪得政權以後，都不應忘記了社會生產力和國家疆界之間的矛盾，都不應忘記了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社會生產力就是含有國際性質的，即是說，生產力要求的再不是國內分工而是國際分工，再不是一國市場而是世界市場了。所謂『世界市場』，并非如某些人所設想的各國大同小異的市場之總和，而是一種獨立的整體，立足在各國差異性之上而非立足在各國共同性之上，各國以其差異性構成了國際分工，互相補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以致一個國家發生甚麼大事立刻牽動於全世界。所以跟着世界市場之支配一國市場，階級鬥爭也呈現為國際的規模。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得到勝利，并非這個革命底確定勝利，不過表示全世界革命浪

潮之開始罷了；無產階級在一國範圍內得到政權，其任務絕不是在於建立社會主義，而是在於援助他國無產階級把革命發展下去，而自己則盡力支持着，等待若干大國革命成功轉過來幫助自己去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一國革命發動起來的世界浪潮未曾在它國得到勝利，則本國無產階級專政雖能維持甚至發展，但國內外矛盾也要增長起來，最後仍將覆滅這個專政的。

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底歷史就是證據，不管新熱月黨人如何把蘇聯說做業已建設好社會主義的。

但問題不限於落後的俄國。倘若先進的英國一國先成功了無產階級革命，那他革命以後仍舊是不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英國一國無產階級專政要遇着的困難和矛盾，將不減於現在的蘇聯和將來的印度，雖然這三國所遇的困難和矛盾各不相同。要克服這些困難和矛盾，沒有別法，祇有發展國際的革命。

第二節 論「蔑視農民」和「跳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

新熱月黨，即列寧死後的官式的布爾雪維克黨，拋棄了十月革命底觀念系統以及布爾雪維克主義底活的傳統之後，便可為所欲為了。現在的蘇聯，他們雖稱之為「建設成功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其實是個過渡性的國家，重要的生產工具已經收歸國家所有，但勞動生產力還遠不及西歐諸大資本主義強國，還在設法趕上諸強國底水平，而國家政權又操在拿破侖主義性的官僚層之手，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如果沒有及時起來，則僅存的十月革命遺產或遲或早終要喪失的。蘇聯國家底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

新熱月黨，蘇聯底官僚層，無論如何宣布蘇聯已經具備了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但這并不能改變蘇聯底前途，反而促進蘇聯走上崩潰的前途。他們是奉十月革命和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名來實行在這個反動路線的，正如當初奉十月革命和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名拋棄十月革命觀念和布爾雪維克主義傳統一樣。他們當初做這事情時候美其名曰「反托洛茨基主義」。

這種方法給予他們極大的便利：他們有拋棄舊傳統之實而無其名，反動假借舊傳統權威，來遂行他們的反動路線。

他們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究竟指的甚麼呢？他們反對的究竟是那些觀念呢？

他們當然是反對一國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觀念，即不斷革命論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含有國際性的一點。但他們

不限於反對這一點。爲爭論邏輯所推動，他們不能不進一步把二月革命以前列寧和托洛次基二人的舊爭論從遺忘之中掘發出來。以前說過，那時爭論的並不是關於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問題，在這問題上，列寧和托洛次基之間本是一致的。那時爭論的乃是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否需經無產階級去完成問題。此時，一九二三年，發掘這個問題來爭論，是沒有客觀歷史的需要的，因爲革命已經成功了，而且順帶地把這個爭論解決了。十月革命確定地證明了：惟有無產階級專政纔能完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那麼在十月革命六年之後如何能够推翻這個事實呢？

他們自然有種種的詭辯，但綜括起來不外是說：十月革命并非照着『不斷革命論』實現的，而是照着布爾雪維克舊觀念實現的。這個舊觀念說過，我們先做資產階級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等待這個革命成功，『民主專政』建立起來，然後着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工農民主專政』也建立了，所以從四月起我們就進行第二段的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就準備第二種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當時雖有幾個老同志誤以爲資產階級革命尚未成功，『工農民主專政』尚未建立，但經列寧回國後的糾正，這種錯誤已漸漸消滅了。至於托洛次基底『不斷革命論』則與革命過程毫不符合。托洛次基蔑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提出『不要皇帝，但要工人政府』口號，但在革命中穿制服的農民（兵士）與工人攜手，推翻帝制政府和資產階級政府，在鄉村的農民又以其土地暴動贊助城市工人奪得政權。托洛次基又混雜了革命底資產階級階段和無產階級階段，他不明白無產階級革命須從資產階級革命中生長起來的，他主張從封建專制直接跳到社會主義去。但在革命中我們從帝制經過兩重政權纔能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以上這些反對理由乃是無知和狡詐底混合物。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列寧雖然說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業已成功，『工農民主專政』業已實現的話，但那是從另一種意義說的，而非從布爾雪維克綱領所規定的意義說的。這個時期列寧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乃是指資產階級已經奪得了政權而言，而舊綱領規定的則是指解決了資產階級革命任務而言，這個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乃是資產階級政府底附屬品，而舊綱領規定的則是獨立的全部的政權。要知道列寧對此問題的意見，還須徵引列寧在革命成功以後說的話，而不必徵引他在十月革命以前說的話。我們上面已經引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書中的話了，那裏列寧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後第一時期中完成的。舊綱領說的解決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革命，結果乃是完成於這個時期，而解決此任務的政權，則事實表示不是『工農民主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可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如果要成功，就不能不推送無產階級走

上政權的，不管當時諸先進國無產階級已否奪得政權。

他們反對不斷革命的二個論據，即『蔑視農民』和『跳過資產階級革命』，更不堪一駁。

根據第二章所說，我們知道：托洛次基不過辯明農民不能創立一個獨立的（不依附資產階級，又不依附無產階級）黨，不能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起獨立的領導作用而已，他並未曾蔑視農民在革命中的力量，也未曾蔑視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重要。恰好相反，他正是從土地革命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基礎，工農聯合為這個革命主力出發，做出他的不斷革命論結論的。俄國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既然不能領導俄國農民去完成土地革命，俄國農民又不能以自己力量，在自己領導之下，解決自己的歷史任務，那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必須不斷發展至於無產階級建立其專政纔能解決任務了。

農民不能創立一個獨立的黨，——這話並不始於托洛次基。『路易那那帕底露月十八日』書中關於法國農民說道：『農民之間利害的一致不能表現於一種共同團體，一種全國會社，或一種政治組織，在這方面說，農民家族之間並未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名義爭求自己利益，無論在議會裏或在國民大會裏。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必須讓他人去代表。』如果這是蔑視農民，那麼馬克思自己就是蔑視農民了。

固然，馬克思這話是對法國農民（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農民）說的，不能依樣畫葫蘆地移用於俄國農民。必須分析俄國農民生具體條件。托洛次基底結論是從這些具體條件分析得來的，而非照抄馬克思底話。列寧分析這些具體條件得到的結論並不一致。一九〇七年他曾說：『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統一道路上客觀的困難將妨害了這樣一個政黨之組成，而讓農民民主派長時間保留於現在這種海綿樣的無定形的柔軟的「勞動派」的狀態。』這個結論已離開托洛次基底結論不遠了。但一九〇九年他又這樣說：『毫無疑義的，一個革命既然發展到了革命的專政那麼高的程度，一定會創立一個更固定的更有力的農民革命黨。如果不是這樣判斷問題，那就等於說：一個人已經長成了，但其重要的器官，大小，形式和發展程度，還會保留在一種胚胎狀態的。』這個結論，則與托洛次基底結論相反。

俄國農民是一個『謎』，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未經事實證明以前不妨有種種不同的推測。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列寧就做出一個確定的完盡的結論來了。他說道：『全部經濟學——人們如果從經濟學學得一點東西的話，——全部十九世紀革命史和政治發展史，都告訴我們說農民不跟着無產階級走便跟着資產階級走。我要對那些

人說：你們如果不知道這點，……那麼就請思考一下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任何一次大革命罷，就請思考一下十九世紀任何一國政治史罷。那要告訴你們甚麼原故的。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是這樣的：統治的政權祇能屬於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他推翻了資產階級。這個社會底經濟沒有其他的勢力。』（『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一七頁）如果這是真視農民，那麼列寧自己，至少在十月革命以後，就是蔑視農民了。

無論如何總不能根據托洛次基肯定農民無獨立作用這一點，便做出結論說他蔑視農民。

但是說到這裏，新熱月黨要反駁道：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次基提出了『不要皇帝，祇要工人政府』這個口號，這總可以證明他蔑視農民的罷？我們試來回答這個問題。

現在普遍全世界的『反托洛次基主義』運動，論及托洛次基錯誤時總要說他蔑視農民，證明他蔑視農民時總要援引上面那個有名的『口號』，然而有趣的很：這個口號與托洛次基本人毫無關係！事實是一九〇五年間俄國境外會散布一種傳單，標題為『不要皇帝，祇要工人政府』。這傳單是巴武士寫的和印的。那時托洛次基本人祕密住在彼得堡，毫不知道，以後好久他纔在別人反對他的文章中知道有此傳單，但他始終未見過此傳單。

這件事實足證明托洛次基蔑視農民的話是沒有根據麼？如果不够，那麼我們還可以另舉一件事，即是與巴武士那個在國外散發的傳單同時，托洛次基自己也寫了一個傳單在彼得堡祕密散發，標題恰是『不要皇帝，也不要紳董會，祇要民眾』，這裏說的『民眾』是包含工人和農民在內的。這個傳單後來由蘇聯國家出版局收在『托洛次基全集』第二卷第一冊內印了出來。好像托洛次基預見後來有這張冠李戴的事情，特意寫這傳單來做反證的！在同一卷『全集』中，還收集了幾種『告農民書』，由布爾雪維克派中央委員會印行的，但其實是出於托洛次基手筆，由此更可見『蔑視農民』的話是何等無稽的了。

『不要皇帝，祇要工人政府』，這個口號常常被人拿來不僅證明托洛次基蔑視農民，而且證明他跳過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階段。這個證據既然是不能成立的，他所控告的罪名能否成立，也就有問題了。但我們姑把這個證據放開，試從托洛次基底理論本身看看是否有跳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之傾向。

不斷革命論並不否認俄國革命須經過資產階級階段，他不過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祇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完成罷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本身並非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國情形下他反而是唯一的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之手段。列寧便是如此解釋十月革命及其產生的政權的。俄國革命底發展恰好是當土地問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基礎）未

會有一絲一毫解決以前無產階級就奪得了政權，然後纔解決了土地問題。如果說，這是『跳過』歷史階段，那就是革命本身跳過，而非托洛次基或列寧跳過了。

其實托洛次基自己是極重視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的，他認為正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未曾解決，無產階級纔會比在先進諸國更早些得到政權，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可能的了。

新黨月黨既以為兩重政權時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和『工農民主專政』實現，他們便斷言俄國革命未曾跳過任何階段，由此又推廣結論說：歷史無論何時不會跳過階段的。這個『不跳過階段論』成為熱月黨反動理論支柱之一。

但這是錯誤的結論。托洛次基雖從未混雜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雖未曾主張從封建專制直接跳到社會主義去，但他是反對那個『不跳過階段論』的。他認為這是胡說，因為活的歷史過程常常跳過那些由理論研究區分出來的階段。革命政策，在某個緊急關頭，如果不落於客觀過程之後，也是應當『跳過』那些階段的。革命家和庸俗的進化論者之間第一個區別點正在於革命家承認歷史能跳過階段，而庸俗的進化論者則否認之。所以革命家要能辨識那個緊急關頭，而利用那個緊急關頭。

試拿俄國歷史做例。馬克思分析近代社會經濟發展，區分為『手工業』，『工場工業』和『機器工業』三大時期。這些理論研究區分出來的階段，俄國會經過麼？不然。俄國歷史是從家庭手工業『跳過』工場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階段而直接走到機器工業的。俄國底政治史因之也『跳過』了好多階段，『跳過』宗教改革運動，『跳過』民主議會制度，而直接走到蘇維埃*。

但這並不是說，理論上分析的階段對於研究俄國歷史毫無價值。恰恰相反，若不知道這些階段，我們簡直不能瞭解俄國歷史，布爾雪維克黨也簡直無法決定他們的政策以領導革命至於成功的。

所以某一階段在理論分析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實際發展中，尤其當革命時候，能够縮短至於幾等於零；反之某一階段在理論分析上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實際發展中因若干條件湊合原故遂形成起來而且延長很久。

*有人也許會說，俄國也曾經過工場手工業時期，不過非常短促罷了，俄國也曾有過民主議會制度，如革命後召集旋即解散的『立憲會議』。不錯，問題也可以從這方面看的。我們也可以說俄國經濟和政治各方面都曾經過西歐歷史各階段，不過有些階段非常短促，非常特別而已。但階段短促至於成爲胚胎形式，其對於歷史的影響，與未曾有此階段一樣的。

總而言之，一般斷定任何歷史階段都不能跳過，——那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節 從俄國至一般落後國家

一九二三年後復活的關於不斷革命論之爭論，既然是以俄國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為中心，則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如何過渡至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就成為次要的，算舊賬性質的了，因為這個『過渡』在俄國是屬於過去的事情，而非屬於將來的事情。

新熱月黨攻擊托洛次基過去，革命前，在這舊問題上的立場，無非是作為論據來顯出托洛次基現今在『一國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立場之錯誤而已，至於舊問題本身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然而不然。事情不是這樣簡單。新熱月黨既然在新問題上站穩了立場，便不得不堅持在舊問題上的立場，——即使這個立場已被十月革命確定證明為錯誤，他們也不能不堅持下去的。因此他們不能不曲解事實，以為革命證明他們過去立場之正確。但更糟的是他們還要應用過去立場於現在發生的革命，——這次不是俄國底革命，而是第三個落後大國——中國——底革命了。

新熱月黨以其過去反對不斷革命論的立場去指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結果葬送了這個極有勝利希望的革命。革命失敗之後，他們並不覺悟這個立場底錯誤，反而準備以此去指導未來的中國革命以及一般東方落後國家底革命。於是這個舊爭論問題忽然含着極嚴重的現實意義了。

新熱月黨現在是奉列寧之名，奉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名，來繼續反對不斷革命論的。但我們要知道：革命以前，列寧和托洛次基二人之間爭論的問題已經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中解決了；革命以後列寧發表的關於俄國革命種種問題的意見完全與托洛次基底意見一致，而且完全與革命前托洛次基底意見一致；他們二人之間對此問題再沒有得爭論了。那些熱月黨以『老布爾雪維克派』自居，但他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怎樣呢？二月革命時候，他們全體沒有一個例外採取了庸俗的左翼民主派立場，當時他們都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渺茫的遠景，把那向着無產階級專政進發的路線看做荒謬的，『托洛次基主義的』。列寧回國之後繼續糾正這些『老布爾雪維克派』底錯誤，但是卡明尼夫還是明目張胆反對列寧，他還是堅持舊的立場，在布爾雪維克派之中形成一個民主翼，不久，與列寧同路回國的齊諾維也夫也同他結合一起了；史大林自知三月間立場不合於列寧意見，便歛息鋒芒，希望人家忘記了他那幾篇可憐的

文章和演說，然後漸漸站到列寧新立場方面去。這三個人物可概其餘。總而言之，那些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未曾有一個經得起革命試驗的。他們現在所奉以反對不斷革命論的那種『布爾雪維克主義』，乃是布爾雪維克主義之中經事實證明了不合的部分，乃是列寧自己拋棄了的部分。嚴格說來，他們所奉的已經不是布爾雪維克主義了，按其實質，那就是門雪維克主義，不過蒙着布爾雪維克假皮的門雪維克主義更加而害而已。

不斷革命論不能不與這些新熱月黨鬥爭，不僅在『一國社會主義』問題上鬥爭，而且在復活革命前爭論的問題上鬥爭。在後一問題上，鬥爭底意義不僅在恢復歷史的真實，重要的還是爲了中國以及一般東方革命底活的命運。但爲此原故，不斷革命論就不能不走出俄國國界而成爲一般落後國家底革命公式，甚至世界革命公式了。

應當提醒讀者注意到下面的事實，即是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論是專從德國一國底特殊條件立論的，『共產主義同盟』那篇通告說得很明白；托洛次基底不斷革命論，本來也是專從俄國一國底特殊條件立論的，我們從他所持的論據處處從俄國特殊性質出發就可明白，譬如他在一九〇六年寫的『總結與前瞻』長文內說道：『俄國革命有一個完全特殊的性質，這個性質乃是俄國整個社會史發展底特殊性之結果，在社會史發展上這個性質就開發了完全新的歷史前途。』（着重點是新加的）

總之，一九二八年以前，無論馬克思，無論托洛次基，都未曾把不斷革命論作成一般落後國家底公式的，尤其未曾把牠作成世界革命公式的。

托洛次基第一次把不斷革命論提高爲一般落後國家以及全世界革命公式的，是在一九二八年放逐中寫成『不斷革命論』的時候。

他在此書中說：有三條思想線索結合於這個理論當中。第一是說落後國民民主革命要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是說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就含有不斷革命性；第三是說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的革命。第二點和第三點因爭論『一國社會主義』問題而增加了重要，這二點不僅適用於現在的蘇聯，而且適用於世界各國未來的革命。這就使得不斷革命論成爲世界革命公式了。第一點則特別與落後國有關。落後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可能或必然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是德俄二國底特性，而且是一般落後國家底共同性。無論是土地革命，或是民族獨立或統一，落後國資產階級都不能担負的，因爲這個資產階級都與地主或外國壓迫者結不解緣，都面對着一個勢力強大的已有覺悟的無產階級，都爲無產階級行動堅決而害怕了，寧願走上改良道路而不願革命，同時落後國小資產階級，連農民在內，也因無產

階級業已走上政治舞台及其他關係，都不能如在過去革命那樣發揮一種獨立的領導的作用。如此一來，惟有無產階級纔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至於成功，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自然非採取若干社會主義步驟不可。以上幾個要點，祇要是落後而又走到資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都能適用的。如此，托洛次基就俄國特殊條件中提出的不斷革命論，亦能適合於一般落後國家了。

一九二九年托洛次基已經被新熱月黨逐出蘇聯而寄居於土耳其，此時他總括了不斷革命論，寫成十四條提綱，現在把這提綱全文抄錄於下：

一、不斷革命論現在要求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給予極大的注意，因為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過程結果終於將這問題從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間舊爭論底回憶領域裏提出來了，而且將牠轉變為一般國際革命底性質，內部聯繫和方法問題。

二、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發展過遲的國家說來，尤其對於殖民地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說來，不斷革命論乃是表示：這些國家底任務，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實的解決，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為全國被壓迫羣衆，尤其農民，底領導者），纔能設想的。

三、不懂土地問題，而且民族問題，都使得農民（落後國人口中壓倒的多數）在民主革命中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若無工農聯盟，民主革命任務便不能解決，甚至不能認真提出來。但要實現這兩個階級底聯盟，則除了不安協的鬥爭反對民族自由派資產階級底影響之外，再沒有其他的道路。

四、不管革命初期若干插話性的階段如何，工農革命聯盟之實現祇有在那組織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前鋒隊領導之下纔可設想的。這話轉過來又是說：民主革命底勝利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可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自身立足於與農民聯盟之上，而且首先要解決民主革命任務。

五、布爾雲維克主義底舊口號，『工農民主專政』，正是表示上面說的工人，農民和自由派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這一點已經被十月革命經驗證實了的。但是列寧底舊公式并未預先解決了工農在革命聯盟之中相互間如何關係的問題。換一句話說，這公式含有一些代數性的未知數，須在歷史經驗過程之中以確切的算術數代替之。歷史經驗證明了：農民底革命作用無論如何重大，却不能發揮獨立作用，更不能發揮領導作用。歷史經驗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證明了這個的，即是除此以外不容許有任何其他解釋。農民不跟着無產階級

走，便跟着資產階級走。這是表示：『工農民主專政』祇有作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羣衆的專政』，纔可設想。

六、『工農民主專政』作為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階級內容上差異的政制，祇有當這樣一個獨立的革命黨能成立時候，纔可實現的，——這樣一個革命黨是代表農民以及一般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牠能够依靠無產階級這種那種援助而取得政權，牠又能够決定牠的革命綱領。近代歷史，尤其最近二十五年來俄國歷史，告訴我們：產生農民黨的道路上有一個不可超越的障礙，就是小資產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依賴性及其內部深刻的分化，爲這原故，小資產階級（農民）底上層每逢有決定性的關頭，尤其當戰爭和革命時候，都是跟着大資產階級走的，其中的下層則跟着無產階級走，中間層則選擇於這兩極端之間。在克倫斯基政權和布爾雪維克政權之間，在國民黨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甚麼中間的階段，即沒有甚麼工農民主專政。

七、共產國際圖謀灌輸那久已在歷史上耗竭了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於東方諸國，這個圖謀祇能有一種反動的效果。這個口號若是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對抗，那就要助成無產階級之消解於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如此又要造成更好的條件以便利資產階級底領導權，因之催促了民主革命底解體。這個口號之採納於共產國際綱領裏面，乃是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和布爾雪維克主義底十月傳統。

八、無產階級以民主革命領導者資格取得政權，必然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與深深侵犯資產階級財產權有關係的任務。民主革命直接生長爲社會主義革命，因之成爲不斷的革命。

九、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非結束革命，僅是開放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祇有在國內的和國際的階級鬥爭基礎之上纔能設想的。在全世界資本主義關係佔壓倒的優勢之下，這個鬥爭必不可避免要引起內的國內戰爭和外的革命戰爭。這裏就藏着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底不斷性，不管這革命是發生於昨日纔完成其民主革命的國家，還是發生於經過了長期民主和議會制的老資本主義國家。

十、在一國境界之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設想的。資產階級社會發生危機，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造成的生產力同民族國家境界發生了衝突。由此，一方面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他方面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歐洲合衆國空想。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於民族範圍內，繼續發展於國際間，最後進行於世界舞台上。

這樣，社會主義革命在更新的更廣的意義之下成爲不斷革命了；祇有當全地球上新社會最後勝利時，這個革命纔達到完成。

十一、上面概述的世界革命發展圖式就撤消了所謂某國『成熟了』社會主義與否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共產國際現時綱領所給的那種迂腐而死板的分類精神之下提出來的。資本主義既然創立了世界市場，世界分工和世界生產力，在此意義下牠也就是替社會主義變革準備下世界經濟了。

不同的國家各以不同的速率經過這個過程。落後國在某些條件之下可以比先進國更早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但牠將比先進國更遲走到社會主義。

某一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牠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有準備好去團結農民和奪取政權，那牠就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直至完成的。反之，無產階級如因民主革命結果奪得了政權，則在此國內專政和社會主義底以後命運就不僅依賴於本國生產力，而且依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底發展；依賴後者比依賴前者還更多些。十二、在那十月革命後的反動醜聞中產生出來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乃是唯一理論能一貫而澈底同不斷革命論對立的。

不肖門徒輩在我們的批評打擊之下，圖謀限制那個理論之應用於俄國一國（因爲俄國有特別國情：領土廣大，天產豐富），但這個圖謀並無益於他們，反有害於他們。放棄了國際立場，總要走到一種民族獨尊論的，即賦予自己的國家以特別的權利和優點，能發揮他國所不能的一種作用。

世界分工，蘇聯工業依賴於外國技術，歐洲先進國內生產力依賴於亞洲原料等等，——這一切使得單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成爲不可能的。

十三、史大林和布哈林底理論，不僅完全機械地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對立起來，而且把一國的革命驅出國際道路以外去。

這個理論叫落後國革命去建立一種不能實現的民主專政制度，拿這制度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如此就輸入了幻想和虛構於政治中，就癱瘓了東方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就阻礙了殖民地革命底勝利。

從不肖門徒輩底理論觀點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是革命底完成（或如史大林說的：『十分之九的完成』）和一國改良時代底開始。富農生長爲社會主義論和世界資產階級『中立化』論，可見是與一國社會

主義論不可分離的。這幾種理論同起同倒。

由於一國社會主義論，共產國際降低爲一種僅供反對軍事干涉之用的武器了。共產國際現時的政策，其黨制及其領導人員之選拔，完全適應於共產國際之降低爲一種補助機關的地位，這機關不是用來獨立解決任務的。

十四、布哈林寫的共產國際綱領是徹頭徹尾折衷主義的。這綱領有一勞而無功的圖謀要調和一國社會主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是與世界革命底不斷性不能分離的。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爲共產國際底正確政策和健全黨制而作的鬥爭，與那爲馬克思主義綱領而作的鬥爭，已經不可分離地配合起來了。綱領問題又是不可分離地聯繫於那二個不能兩立的理論的問題：不斷革命論呢，一國社會主義論呢？不斷革命論問題久已超出列寧和托洛次基間插話性的爭論以外了，這爭論已完全爲歷史所耗竭了的。

這鬥爭乃是進行於：一方面馬克思和列寧底基本思想，他方面中派底折衷觀念——中間。

這十四條提綱雖寫於十三年前却完全能作現在和以後革命鬥爭之指導的。但有一點應加以說明，即其中提及共產國際之處，還含有希望其恢復正確政策和健全黨制并採取一個馬克思主義綱領以代替那個折衷主義綱領之意，可是這十三年中已發生了重大的事變，表明共產國際已經死亡不能復活的了。第四國際已於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牠便是採取不斷革命論爲牠的綱領底基礎。

本社已出版著作譯書目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唐盛譯

新旗叢書之一

此書係托洛次基一九二四年所著，解釋一九一七年俄國從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經過以及布爾雪維克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等等。前有譯者長序，指出中國革命者必須吸取十月革命教訓；後又附錄『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那是托洛次基遺著『史大林傳』底附錄，因與十月革命理論分析有關，譯者特為譯出的。

托洛次基自傳

何偉譯

新旗叢書之二

『托洛次基自傳』初出版時，中國就有譯本，而且有三種譯本，但都不完全，即都沒有出版第三卷。現在我們這個新譯本可以彌補此缺陷了。這是一個刪節本，篇幅祇有原書三分之一，但第三卷刪節得最少。刪節者不是別人，正是托洛次基自己。他於一九三三年做這工作，用法文出版，以便利於法國工人的。書後譯者還添入兩個附錄，一是從托洛次基日記抄出的，一是托洛次基底書記韓生所寫，記載他被刺經過的。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次基著 凡四校譯

新旗叢書之三

本書包括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之全部論文，書信與談話。起自一九二七年二月，迄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舉凡中國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政治鬭爭以及中國之前途等等，均有精詳分析與正確指示。不僅為每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所必備，抑且為留心中國近代史之人士所應讀。譯者為便利中國讀者起見，對於重要名詞及史實均加有詳細註釋。卷首復附一序文，概括介紹托氏思想特點及其發展。全書共五十餘萬字。

新書預告

不斷革命論

托洛次基著

過渡綱領

托洛次基著

三人行

意因著

俄國革命史（再版）

托洛次基著

最後論文和書信

托洛次基著

『國際主義者』論文選

連根等著

即將到來的美國革命

坎農著

5.72
0.003

一九四七年六

KBC
G
169